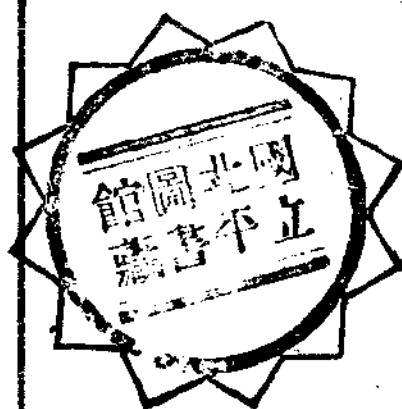


# 新報



第四  
三十一  
期號

# 本刊優待預訂辦法

## 本刊優待預訂辦法

本刊爲優待訂戶起見，特規定預訂優待辦法如下：——

1. 預訂本刊全年六份者，贈送本刊全年一份。
2. 預訂本刊全年十五份者，贈送本刊全年三份。
3. 預訂本刊全年三十份者，贈送全年八份。
4. 預訂本刊全年三十份以上者，優待辦法，可先函商。
5. 受優待之訂費，以收現金及匯票爲原則；郵票亦可通用，惟以九五折計算。

橄欖月刊

第三十一期

# 橄欖

## 小說

## 詩

## 歌

- 等着……… 寧 速(一四五)
- 月子……… 李夾人(一四五)
- 良心與懺悔……… 侯汝華(一四四)
- 入市……… 教偉愚(一四三)
- 乞……… 戴明曦(一四〇)
- 四個速寫……… 須白石(一三八)
- 起來吧！熱血奔流的青年……… 孟 英(一三七)
- 心……… 宋錦章(一二七)
- 悽惶……… 程景頤(九九)
- 春蠶的心……… 王開璞(八五)
- 愛……… 盧葆華(五五)
- 會……… 劉 心(四三)
- 飄萍路線血……… 敖本凱(二九)
- 希冀的幻滅……… 金素兮(一五)
- 姍姍……… 裘 鵬(一一)

# 第三十一期

## 論文

- 無聊文人與無恥文人……………王西彥(六七)
- 寫實主義的確立時代……………張資平(二二三)

### 散文

回憶的滋味……………須白石(一三三)

### 文藝隨筆

- 杜斯退夫斯基寫文章的方法……………(一五一)
- 白薇女士與黑灰洋服……………(一二六)
- 蕭伯納與女優……………(九八)
- 杜思退夫斯基向哥哥訴苦……………(六六)
- 郁達夫索稿費……………(二七)
- 抄襲家譚正壁……………(一四)

### 文化通訊

- 廣州文藝界……………李文尹(一四九)
- 甯波文藝界續訊……………史濟行(一四七)

### 文壇情報

- 田漢入影界又不利
- 女作家的病
- 天津文壇漸成活躍
- 高郵的文藝團體
- 海上月刊將停刊
- 小說月刊將停刊
- 流露社定助公演
- 南京文藝界組織抗日同盟
- 國內之部
- 莫斯科舉行東北藝術展覽會
- 高爾斯基編蘇俄工業史
- 高爾斯基擬編蘇俄工業史
- 布克夫人又將來華
- 法國之多產小說家
- 蘇俄教授發現巴爾塞克情書
- 羅易陵被捕後已出獄
- 蕭伯納在日本論恩格爾列寧
- 地區的人們出版
- 日本普羅作家小林多喜二暴死
- 國外之部

---

# 冊 冊

---

裘 鵬

雖然事情過去已經很久了，但直到現在，還深深的留給我一個慘酷的印象。

記得那也正是這樣的微雨蕭蕭，房子裏沉悶昏暗的一天早晨，我正一個人坐着看書，忽見同居家的那個張媽，蹣手蹣腳的出來，裝着一副神祕的鬼臉，低聲的告訴了我他家冊冊病危的消息，這使我吃驚的拈開了書，像受了同樣神祕的大力所感化似的，懷着一個惕惕微跳着的心，輕輕的幽靈似的走了進去。

在房門口，先就看見了幾個陪夜的親鄰們，向我飛着神祕的眼色，每個人的臉上，都顯示着一種一個極大的不幸將要降臨似的哀怨的沉默。走進房，看見冊冊的媽哭腫

着臉，坐在床沿上手托着頭流淚；姍姍的弟弟倚立在媽身旁，看看媽，看看姐，大眼睛裏忍不住掉下一顆顆豆大似的淚珠，不敢大聲的抽咽着。而姍姍這一個平常是活潑而肥美的小姑娘，現在直挺挺的僵臥在床上，一張憔悴到像一個骷髏似的臉頰上，已然罩上一重無生氣的死白色，要不是還維繫着這一息最後的微弱的呼吸，直使人會疑心到這已經是一個無可挽救了的死人。看着這傷心的一幕，使我忍不住眼眶裏感到一陣酸潤，但一想到這裏已經是每個人都傷心極了，覺得自己不應該再在這裏流淚，反去助長他們的悲哀，忙忍住眼淚，向姍姍的媽說：

「病是沒有辦法的，還是保重自己的身體要緊，現在她還能吃藥嗎？」

「藥是還可以勉強灌下去，但早晨幾個醫生都回絕了，說已經是不中用的了！」她打起精神說，說了又傷心的哭了。

「我看還是去請西醫來打針！或者有挽救也說不定！」

雖然我明知道這不會收效果！但還是無辦法的提議着，而他們也果然依着我去把西醫請了來。

醫生來，他沒有拒絕打針，在大衆的面前，他也還敷衍了幾句模稜的混話，但到只有我一個人送他到門口的時

候，他終於真實的說了：

「人是已經無可挽救的了，一切都徒然，打針也只能維持了他幾小時的生命！」

就在這天晚上，姍姍果然死了！我因為不忍再去看到這人世間底悲劇的最後底一幕，整夜都躲在朋友家裏，不敢回來。

姍姍全家搬進我們這裏來住，是正距姍姍病死前一年多的一個夏天，那時姍姍的爸爸已經在這裏經營着事業，因為一個人在異鄉多少感到一點寂寞：所以這孤獨的父親，開始命令着他的妻，率領着兩個孩子——姍姍和她的弟弟——搬到這裏來同住！而當這兩個陌生孩子，依偎在她媽的兩旁，像兩隻活潑的小鳥兒似的，一跳一跳的跑進來的時候，他們開始給予我一個可愛的印像。

這天晚上，我正一個人徘徊在院子裏散步，姍姍的媽一手牽着一個孩子，出來乘涼，因為她是我本來認識的，所以我們很睦熱的招呼着；但孩子們，尤其是姍姍，看到眼前是一個從未見面過的陌生的年青人，不免都睜大眼睛呆看我，而我，一時也受窘着不知道應該怎麼好。

「沒有見過吧，是仇先生！」



母親指着我這樣的告訴了孩子們，但孩子們還是睜大着眼睛詫異的看着我！」

「唉！叫呀！仇先生。」

被母親這樣的催促着，兩個孩子才先後的叫了我一聲，但姍姍的聲音比較低一點，蘋果似的嫩頰上也微起了紅暈，顯然似乎含有着天賦的女孩子的羞怯性！

我走過去，親熱的握住了姍姍的弟弟的一雙小手，微笑着問：

「多可愛的孩子！你叫什麼名字！」

「芊芊！」

「幾歲了？」

「九歲！」

我掉過來同樣的去問姍姍，但姍姍不肯告訴我，她害羞似的躲到他母親的背後，後來，還是由母親代替她說了，女孩子是叫姍姍，十三歲，芊芊的姐姐！

第二天，姍姍的媽又帶了她們到我房裏來玩，我叫他們坐，但他們不要坐！只偎依在母親的兩旁！輪轉着一雙烏黑的大眼珠，好奇的搜索着我房裏雜亂的一切！母親和我談說着過去，談說着孩子們的頑皮！末了，又談說到他們的讀書，她說姍姍是已經小學畢了業，應該送她進中學

去！但因為芊芊年紀還小，這裏又陌生！一個人進小學沒照應，所以想叫姍姍仍陪着他在小學裏補習些時候，等明年再去進中學。

幾天之後，兩個孩子漸漸的和我親熱起來，尤其是姍姍，這圓圓的臉，這一雙烏黑的大眼珠！這天真的笑靨……這憧憬漸漸的深印在我的腦海裏！也許孩子們對於我，也同樣的生了感情！消除了從前怯生生的隔膜的，竟和我兄妹似的親熱起來！先是隨着母親來玩，漸漸的自動的來玩！後來，竟至于不時來，一天幾次的來。

每次他們來，我總很高興和她們玩，甚至會拋棄自己正在讀或寫的書和稿子，整天的陪着他們胡纏，還把自己每日的零用錢中，抽出一部份來買些糖果之類給他們吃。芊芊就愛這樣，邊吃着糖果，邊要我講故事給他聽，就是我有時因為一時想不出現成的故事，信口開河的亂說一套，他還是會愣着頭聽下去！常常的却被姍姍生氣的打斷了。「不要說了吧！誰要聽你那些瞎話！」

有些時，姍姍也一個人到我這裏來玩，她誠然是一個十足天真的孩子，但她比芊芊已有一點不同！就是她不吃我的糖果，不要聽我那些信口胡說的故事！她喜歡的，是坐到我的書桌上，任意的翻看着所有那些堆疊在我桌上的

書畫，她愛看畫！也愛看那些淺近有趣的童話和小說，尤其是我自己所做的；只要一聽到我最近有什麼一篇已經寫好或是刊出，他便逼着我定要給她看！而每次當她看完了我那些含着傷感成份的作品之後，她總會露出一種毫不同情的憎厭，常常反詭異似的問着我：

「仇先生！我總不懂，什麼事使得你這樣的悲哀！你爲什麼總愛寫那些怪無意思的小說呢？」

「姍姍，你年紀輕，你還不懂，人世間的悲哀正多着呢！」

聽了我這樣的回答，姍姍總是不瞭解的看着我，我知道在這滿盛着快樂的小小的心靈裏，是正在懷疑着這人世間爲什麼會有「悲哀」兩字的存在！

的確，我要感謝姍姍！感謝她在無形中轉變了我的生命！在從前，我是如何對於一切都絕望了的一個深切的傷感者！我從來沒有一次感到真真的幸福過，在我整個的生命中，痛苦和悲哀，像一重濃厚的迷霧！永遠的圍繞着我！而隱約出現在這迷霧中的，是所有一切曾經暴露在我眼前過的人們的猶爭和醜惡的真相！我也曾下過決心，想毅然的跳出了這痛苦的生的圈子，但我終于沒有這樣的勇氣，甘心自己就這樣的，埋葬了自己的心，埋葬了自己的靈

魂，只這一具無辦法毀滅了的形骸，却還是一天天的遺留下來！

然而，就在這樣的像一個死的囚徒可怕的把日子一天天的挨度下去的時候，我遇到了珊珊！珊珊，這一個十三歲的天真可愛的姑娘！她給予我一種我從沒有感到過的人生的真意，一種比較過去曾一度享受過的甜膩生活更幽逸些的生活的意味，她絕沒有蒙上一點人世間的虛偽的塵垢！她不會像一般成熟的女子似的，曉得怎樣的用手段去欺弄一個忠實的男人！她有的是一顆純赤的童心！而就用這種純赤的愛，天真的來親熱着我，而我，接受了這小姑娘的天真的愛，就彷彿一株已經被暴風雨摧殘着埋在泥土裏的微弱的小草，忽然又得到了晴天陽光的照臨，使這凋殘了的微弱的生命，重又鮮潔的昂立起來！

有了珊珊終日的伴音，日子便在不自覺中很容易的過去，但到過完暑假，珊珊和她弟弟便插進了附近的一間小學，開始着每天去做學校生活。那時候，我因為一早就有工作，往往起身得很早，但每次起來總看見珊珊，已先我而起來，隔着一層透明的玻璃窗，我常常會得呆立在窗前默看她的行動，我看見她先自悄悄的洗嗽了，看見她坐到窗前翻開書來，默看一回，然後，又看見她上樓去叫下了

芊芊來，溫和得像個母親似的替他洗嗽着，到兩人的一切都預備好了，張媽才擺出早餐，來叫他們吃了，而這時，母親便也起身下樓來了，嘴裏不住的吩咐着姍姍要好好的照應了芊芊，於是，我總看見姍姍快樂的答應着，就一手提了書包，一手挽着弟弟的手，在臨走出門口的時候，他總說一聲：

「媽，我們去了！」

差不多成爲常例似的，每次當看着姍姍這樣的攜着弟弟快樂的跳出去之後，我總會一個人呆怔着好一回！心裏是感到一種說不出的空虛和惆悵！也許是這小姑娘的印像已吸住了我，使我不能有一刻的離開她，但也許，爲看了眼前這活潑可愛的兩個孩子，又使我想到了自己十年前的過去，那時不也是和他們一樣的一個天真活潑的孩子，父母愛我，別人歡喜我，在我小小的童心裏，從沒有停留過一絲悲哀的陰影。誰又知道時間和環境的驅迫，會使我落到今天這一日，一家的骨肉是流離着，自己也就被一切人們殘酷的遺棄着，又怎能盼得把歲月倒流十年，回復到像姍姍和芊芊他們那種不可再得的黃金時代呢！

但一到下午，姍姍他們放學回來之後，我的一顆陰沉的心便又會忽然的開朗起來！姍姍一進門，照例親熱的叫

一聲媽！放下書包，和芊芊兩個人偎依在母親的身旁，叨叨的訴說着日間在校裏的一切囁瑣的有趣的經過，母親聽着，慈祥的臉上浮泛出歡樂的笑容，然後拿出一些特地爲他們預備着的糕果之類分給他們吃！芊芊常常多吃些，而且還要去把玩具箱中所有的玩具拿出來，看有什麼損壞或少了沒有？然後就把時間消度在伴洋娃娃坐小汽車那一類的有趣的娛樂中。但姍姍，却常常是吃過了點心，便拿了一本書到我房裏來，先是告訴我一切校裏的故事，然後便坐到我對面的位子上，翻開書來開始讀今天上的一課！遇到有什麼疑難的地方，我總不憚煩的教導她，而她，也彷彿感激我似的，常常是天真的睜大着眼睛，靜靜的接受我的講解。

到翌年春天，由姍姍自動的提議，經過了她父母的允許，我送姍姍進了較遠的一所中學校，那時姍姍的爸爸也回來了，還帶來了一個親戚住在家裏，因爲比較熱鬧些，所以姍姍在我這裏的時間便減少一些！但每天晚上，她還是在我房裏讀書的。

是在三月裏的一天晚上，一灣新月正爬上了西鄰的屋簷，姍姍坐在我對面，照例的讀熟了日間的課本之後，順手拿了我桌上新到的一本雜誌翻看着，忽然她的眼睛像被

什麼吸住了似的，手指着書上拿來做標題的「戀愛」兩個字，抬起頭來天真的問！

「仇先生！你那些書上常常看到這兩個字！究竟那是什麼意思？」

「戀愛！你還不懂嗎？」我覺得她問得太幼稚了。

「我不懂！」他搖搖頭，仍是很率直的回答我。

「你究竟還是一個孩子，連這些男女間需要的名詞都不懂，告訴你吧！「戀愛」就是一個男人歡喜了一個女人，或是一個女人歡喜了一個男人！他們在異性間發生出來的一種熱情的愛慕，就是「戀愛！」

「是這樣嗎？那末仇先生又是戀愛了誰呢？」

被這小姑娘的戲謔似的頂衝的一問。我一時窘得回答不出話，我知道這是一個天真的孩子的赤裸裸的表現，她是完全沒有一點成見的說着這句話，但我又想到也許珊珊是本已知道了這一切的，現在會是故意的問着我，這思想使我不自禁的抬起頭來，看到在燈光下的這一個圓圓的臉，這一雙懂情的眼，這一個微微翕動着的小嘴：……呵！一個多美麗的少女的臉呵。

但我終于只伸出一隻手去輕輕的按上了她的手，用着一種和一個可愛的孩子玩笑似的態度，拿同樣戲謔的口吻

回答她：

「我嗎？我就戀愛你呀！」

但冊冊突然的站了起來，縮回了手，兩眼羞怯看着我，撒嬌着說：

「戀愛？我告訴媽去？」

同時，我聽見冊冊的媽在房外叫她，她答應着，便很快地跑了出去。

從這天以後，冊冊很少到我房裏來，偶然來了，也不敢再像從前那樣的嬉嬉笑笑的自由亂說，只是規規矩矩的問我些字句，而這時候，我總看到玻璃窗外似乎有人影在晃動着，只要她在我房裏停留得稍久些，便會聽得她媽的嚴厲的呼喚聲，而冊冊，總是不敢違抗的默默的出去了。

奇怪的就是芊芊這孩子，忽然對我也起了一種新的冷淡，平日是看到我就拉着我的手和我胡纏的，而現在，却常常的在遠避着我了。有一天，我爲想引起他的興趣，特地拿了一包巧古立糖站到門口，對芊芊招招手：

「來！芊芊巧古立糖！」

「不要吃！」

他連正眼也不看一眼，轉身出去了，我追上去，問：

「爲什麼不要吃呢？」



「爸爸說你是壞人，不吃你的東西！」

我頹然的回到了自己房裏，我開始傷心着這壞人的名稱的來由，我知道芊芊是不會說謊的。但我要曉得這經過的詳細的情形，和珊珊的本能的見解怎樣，我決定着，我要在外面遇到珊珊的時候詳細的問她。

某一個禮拜六的下午，我迎着珊珊出了校門，在路上我問她：

「珊珊！爲什麼你們近來忽然冷淡了我呢！」

「就因爲那天晚上我從你那裏出來，媽問我，我就完全告訴了她，後來她又告訴了爸爸，他們都說你是個壞人，叫我們不要再親近你，否則媽就要打我。——不過，我總不懂，你不是說戀愛我就是喜歡我嗎？喜歡我有什麼不好呢？爲什麼這樣他們就說你是個壞人了呢？」

「珊珊！一切的事情將來你會懂得：人與人間永遠是相睨視着的！尤其是對一個像我那樣一無所有的淪落者！總之，無論你懂不懂，你就當我壞人好了，千萬不要在你父母前說一句我的好！」

我說完收緊脚步就跑，也不再回頭去看一看珊珊是怎樣驚詫的在看着我。我一口氣走進了自己的房裏，頹然的倒上了床。

那時我真傷心極了，覺得自己因為受夠了人世間的欺騙和玩弄，想在這純潔的孩子們的心靈裏，去找到一點真潔的安慰，而所得到的結果呢，却依然是一樣的被人們所歧視，遺棄……我決定着，為避免姍姍的父母對我的不測的猜疑，我以後不再留姍姍在我房裏。

果然，經過了我一次的拒絕以後，姍姍從此不再踏進我的房。

這樣的經過了幾個月，有一天，我因為不見姍姍去上學，問張媽才知道姍姍因為多吃了水果涼食生了病。

想不到病，只經過了短短的幾天，這小小的生命便宣告了終結。

現在姍姍死了已經一年多了，他們一家也因為不願再住在這觸景傷情的地方，在半年前離開了這裏，只孤伶伶的留下了一個無歸宿的我，還兀自在回憶着這過去的傷心的一切！雖然自己也曾極力的想振拔自己！想麻木了自己的神經，從此專誠去做一點體力的工作！但是，這侵透了傷感的一顆心啊！再有什麼法子去洗清了這重重的傷痕呢？

有時候一個人在房裏到苦悶得無以解索的時候，也常常會不自禁的跑到姍姍的墳前，對着那一片死寂的曠野！

那蕭殺的墓地，我的心境奇怪的反覺得一種突然的平息，但想到埋葬在這一塊黃土之下的，就是自己眼前時時現着的那個活潑可愛的姍姍，我忍不住又會流下淚來，深感到人生的幻滅，但再想想像自己現在那樣無靈魂似的活着，誠不如死了幸福，那麼，姍姍那樣能在未看穿了這醜惡的人世以前死了，未始不正是值得我爲她慶幸的幸福呢！

姍姍啊！我虔誠的祈禱着，我希望有一天追隨着你，幸福的離開了這人間！

一九三三春作于吳興。

---

## 抄襲家譚正璧

---

譚正璧編的「中國文學進化史」，大半抄自鄭振鐸的「文學大綱」。譚又編的「中國女性的文學」，大半取材于陳東原的「中國婦女生活史」。(頁。子。)

## 希冀的幻滅

金素兮

——紀念我的朋友樸——

香烟已靡抽了好久，今天，給我的休息，廿支的「非特兒」又在我的桌上。

在抽煙角裏，又找到了當時那薇給我的胭脂啦，一錠金殼的用殘了的胭脂，我感不到興趣，一點兒不會興奮。

我覺得自己是失敗了的，這三年來，給他許多描寫世界的書，啓迪理智的書，想叫她在家庭裏，可以打破了這只破爛的鐘跳出來，看看這世界咯！世界是塗滿着猩羶的膏漿，熱和冷，光明和黑暗，窮和富，壓迫者和被壓者……一切，都是在交戰，在這交戰的大時代裏。

當時，自然咯，覺得滿腔都是希望，定會能夠愛我而更愛我的信仰，但是，事實竟會這樣變的，一個爲戀愛而

戀愛的嬌子，然而，這樣粉紅色的夢，是最容易摔破的咯！

自然，像下面這樣的信和她的作品，我也知道她在痛苦裏旋轉。這，可怪誰呢，在不是一條戰線上底女人，可以結合咯？你看：

『（這稱呼那當然別說咯，若是我有個朋友，那穿西裝的，頭髮光滑的，看見它定會在上面吻百遍）。

襯衫可以拭乾我眼眶的熱淚，什麼可以洗盡我胸中的悲哀！自從您兩日前，悄悄地離開了C城，縱使在C城，也不過幾天看見一次，但是現在一切像空虛的了，寺前街上永遠不會偶然底再逢見着而微笑，這兩個月裏，每天四五千字的副刊編輯外，整天地在房中，淚伴着我看您兩年來的信，是嚟！世界爲什麼這樣不平等呢，就像康魁和紫萱是結婚了，他們不是比我倆還遲認得，總之：世界就是這樣的不平等。

親愛的梅：您是一個有爲的青年，前途展開有無限的光明，我呵！莫用說吧！二十年來的青春，已像雲烟般的消滅了！唉！回顧過去，固然充滿了悲哀與咀喪，轉望將來，也是渺茫地一塊。我已經準備着兩條路：光陰似白駒過隙，美景如雲烟同消，轉瞬間又是春去夏來，但是我不

情願再看那淘醉人的初夏，和慈愛的春之神，一樣地去吧！  
！去吧！否則，我想悄悄地離開這禮教束縛的故鄉，永遠再不回到故鄉，情願做一個飄泊的 Bohemian girl，歡樂時，喝醉倒葡萄酒畔，窮迫時，吃一點水，咬幾塊大餅。  
.....」

儘是這樣封建的殘餘色彩裏加上些革命底羅曼諦克，您看，少女的玫瑰色的死，總能惑着一班愛人吧！

當我兩月前，別了故鄉，來到上海，是的上海是這樣一個景象啦！停戰協定，已是簽了字，大上海的舞曲，又在悠悠地在黑人的手裏奏出，汽車裏帶着了肉，雪茄的白烟和香水的蒸氣，同在彌滿了公館舞廳，祇見得北四川路江灣那些烏焦的木塊和着鎗彈底空窿。

女人常是由於拜金的戀愛而進至戀愛的至上，您看，薇，這算是她得意的作品了，特是剪了下來寄給了我。自然啦，文章裏描寫的女人是她，描寫的男子是我，在飄渺的腦海裏，會描繪出這樣一幅意識的圖畫。

題目是「牡丹花前」，又是這樣一個羅曼諦克的名字喇

！



（這，長一點，恕我抄在下面，因為這樣的人，說不

定很多啦)！

『可愛的小鳥們在綠林裏高唱，美麗的蝴蝶兒飛舞在花叢，柳絲隨着春風飄蕩，野花底香味，陣陣地刺激着人們，在這大自然的懷抱裏，真夠使人陶醉呵！

虞山麓下的公園，本來是供勞働者和一切的人們底工作休息處，但是，現在變了污濁底商場和茶園，大約是下午的幾個時辰，抱着賣弄風姿的小姐們，來做這海上時髦的交際場。

東北已是給暴日蹂躪着，滬江又起着烽烟，可憐的脆弱的中國呵，真是奄奄一息了，他是失了學，偶然在故鄉度着豔麗的陽春。

×日的清早，宇宙間還是靜悄悄的，祇有古廟的鐘聲，同枝頭的黃鶯兒相應答，她已在公園的牡丹花前，等待她的愛人了。

他是一個愛自然的青年，他不願同這塵俗的虛偽的人們同流，所以他同她在晨曦朦朧，公子小姐在甜夢的時刻，或是，夕陽西墜，血般的晚霞籠罩着虞山的時侯，他倆才慢慢地走進公園，並肩坐下，低低細語。

但是，今天太陽已是升得老高，牡丹花前，還祇有她一個人在徬徨呢！？

『怎麼他還不來，失約了嗎？還是……』她暗地在沉思，內心起了一陣悸動。她想：往日，他總比我早，當我來的時候，他已是站立在門口，微笑地接我了，『今天爲什麼？……』

蔚藍的天空，散佈着幾朵自然的微雲，參差的烟囪，噴出縷縷的炊烟；池中的碧水，潺潺地流着，多情的蜜蜂，嗡嗡的徘徊在牡丹花前，好似慰着她的孤寂。

『雪麗！』他已進了公園，他急急地走到她的面前，稱呼了一聲，從口袋裏拿出了一頁桃色的信封，抖抖的給了她，兩眶裏不住的滾下淚來。

「……………」

「……………」

園內的空氣又是像睡着的靜寂了。

Darling Sily :

也許這是最後的一封信了!?

自我認識了你以後，就想把所有的愛，完完全全的交給您，我的生命，永永遠遠的寄給您，使我飄泊無定的人生，得到歸宿地，但是在這××，能達到我的心願嗎？恐怕，祇有被人諷刺，冷嘲，譏笑……吧！?雪麗：我倆的結果是空幻，錢，在現代的世界裏，



有了牠，才可以求高深的學問，謀良好的職業，有美滿的婚姻，我呵！我這窮的人兒呵！不能再在這種世界裏生存了。

我懷疑宇宙間的青年男女們，他們和她們爲什麼都願意披上灰色的舊禮教的衣裳，屈服於這種制度之下，難道都沒有革命的力嗎？雪麗呵！究竟那一個是戀的成功者，愛的戰勝者？

我是一個叛徒了，縱使有多病的老母，年幼的弱妹，和親愛的您，但是我不能再依戀了，我決定明早離×，到前線去找尋人生真正的樂趣，那悲壯的凱歌，戰馬的長嘶，諧和的鎗聲，血肉的飛濺，遍地的屍體，多麼淒慘而却富有詩意呵！那兒才可得熱烈的快感，大流血後，才可得到真正的自由，雪麗：我不會唱高調，所以我這次去不敢說是爲民族解痛苦，爲祖國增光榮，不過我把我的生命，像雲烟一樣底處置了！

別了！麗！請您不要悲哀，在黑暗的荊棘裏努力吧！

她讀完了這頁信，點點的淚珠，已滾滿了豐肥的雙頰

！

「您太……」她悲傷地說出。

「哦！……」

禮拜堂的時鐘已敲九下，公園裏也多了幾位游客，他倆悄悄地走出了公園。

一九三二、四、二三、寫。

好一個 Don Quixote ! 還是法利奈諦的未來派嗎？在一個女子的頭腦中，描繪出這樣一個故事，自己又想做故事的人物。

寄來了好幾天的她的作品，和抽煙一樣，我再讀完一遍。

失望了，一個愛我的人，教育到還祇是未來派底幻想，羅曼諦克的革命。

我又拿起那她給我的胭脂啦，一錠金殼的用殘了的胭脂，我感不到興趣，我一點兒不為興奮。

世界是塗滿着腥羶的膏漿，熱和冷，光明和黑暗，窮和富，壓迫者和被壓迫者，沒有實踐到是永遠膚泛的。好比知道世界是塗滿着腥羶的膏漿啦，以為洒一點革命的羅曼諦克底香水可以解決。也正像站在熱的光明的一面永遠看不到冷的黑暗的那面，有時聽得一二個夜行者的呻吟，站在熱的光明的一方叫着羅曼諦說的革命口號。

書，三年來給她的書；講，三年來說給她的話，恐怕不如聽得一二的呻吟吧！

那麼我們怎樣？這是明白的。

一九三二、五月上海

本社叢  
書之一

## 東風西風

巴克夫人著  
郭冰岩翻譯  
楊昌溪校序

巴克夫人居中國十數年，以描寫中國社會情形而得全球讀者讚揚，去年美國卜里茲文學獎金贈與巴克夫人，即其明證。此書為其處女作，價值不下于中文本之福地與兒子們等書，全書用一中國女子之自述，描寫中國新舊家庭之衝突，文筆生動，故事曲折，茲由郭冰岩君費半年之精力細心譯出，譯文忠實流利，淺顯輕鬆，並由楊昌溪君細校，外加一介紹序文，共十萬餘言，刻已出版；定價每冊實洋六角，郵費五分。橄欖月刊及線路半月刊訂戶購者每冊只收四角。惟以四月底為限。

綫路社謹啓

## 寫實主義的確立時代

張 資 平

在俄國文學，作寫實主義創作之先驅的作品中，有古利波埃朵夫（Griboedof）的喜劇，『智慧的哀悲』，描寫俄國上流社會的黑暗面，而加以諷刺的。這篇喜劇早脫去了感傷的浪漫的理想主義，是最初使俄國文學與現實接近，向寫實主義創作進了一步的，成功的名作。試借用柏林斯基的批評，這篇作品原是俄國的喜劇，沒有一些模倣的形跡，沒有虛偽的動機，也沒有不自然的色彩；其目的，內容，場所，性格，情熱，行動，文句等一切，都把捉住了深刻的真的現實。

但是更明瞭地感着『俄國文學必以俄國的國民性為基礎』的作者是普修金（Pushkin）這位天才的大詩人，毫不喪失他的獨特的個性美和獨有的世界觀，而敏感地深刻

地體驗了當時的文學和實生活的全道程。詩的寫實主義和靈感的人世愛，是他的心理的根本性質。他以國民詩人的資格，研究俄國生活的真相，從過去及現在的狀態，以至言語，風俗，習慣之微，悉加研究。故他是如實地描寫國民性及其神祕的方面，信念，精神形態等之寫實主義的藝術之創始者。他的代表的傑作中有韻文小說『Eugenie Onegin』，散小說『大尉的女兒』(The Captains Daughter) 劇詩『Boris Gobunov』等。在俄國之寫實主義文學，創立了最初的典型。

普修金的後繼者是有名的鬼才勒爾蒙妥夫(Lermontov)。他的現實意識和現實批評的態度更超出普修金之上。當然，在客觀的藝術的人生觀之力量 and 度量這點，則遠不及普修金。但他若能再繼續而發展他的文學的活動，那一定可以使他的創作有更高的解剖精神及更深的人生觀吧。他的不朽的傑作『當代英雄』(A Hero of Our-Days)和『The Song of the Psas Ivan Yasilievich』等在寫實主義文藝的發達史上，實占有獨特的地位。

與普修金同時代的偉大的作家哥哥利，(Gogol)在創作上不獨完成了普修金的寫實主義，又常在短篇『肖像』，及『尼烏斯基大街』裏面，關於寫實主義，曾作理論的

說明。據他的這個理論，哥哥利之藝術觀是顯著地帶有神祕的性質，而傾於浪漫的見解。據他的思考，寫實主義一定要有精神的內容，一定要披着一一定的理想的光明，而應當是理想主義的。即哥哥利的寫實主義是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的結合。這亦是俄國寫實主義之本來的性質。不過給俄國實生活被覆着的戰慄的泥沼，由哥哥利的天才暴露出來了。他的這個特殊的天才，早驅着哥哥利的藝術傾向於寫實主義的方面了。他採用小俄羅斯的空想的題材之浪漫的初期作品，已經是寫實的了。經過了『舊氣質的地主』，『Jarass Bueba』，『外套』等作品，而益見發展。到他的傑作『檢查官』，『死的農奴』，遂達到了頂點，一躍而為俄國『自然派』的鼻祖。哥哥利本人在這時候也像『自然科學家闡明顯微的昆蟲的運動』一樣，以暴露現實的黑暗面之世態描寫家自任。俄國文學上的自然主義即發生於此。但哥哥利的藝術仍然遺留着理想主義的陰影。總言之，哥哥利之自然主義是，注意於從來無人過問的日常生活之醜劣，卑賤，滑稽的方面之寫實主義。無論如何，他的藝術與我們後年所看見的自然主義文藝，有相當的距離。因為三十年代的自然主義，所謂自然派的人們之描寫俗惡的現實的世態，並不單是模寫世態，而是從自己的理

想，把世態透射出來。但是哥哥利的功績不單是把藝術的對像從上層貴族的環境移至日常生活的裏面，把創作範圍擴大至周圍的實社會而已；並且使完全的新客觀的手法，——一貫着藝術的寫實主義，心理的觀察及深刻的諷刺之客觀的手法，——與一般的內容相結合了。普修金雖然反響了廣大的世界中的一切的聲音。但時代精神比較的不敏感。故不能在當時的社會基礎上描出國民生活來，至於哥哥利的小說才觸着了大眾的心裏。此對藝術本身之民主化，與有力焉，在這個關係上，若以普修金的寫實主義為藝術的，則哥哥利的寫實主義可以說是社會的吧。柏林斯基解剖哥哥利的創作中的寫實主義，作了詳細的批評。今略述其批評梗概如次。

『現實文學上的意想之單純，是真藝術，真圓熟的天才之最確實的特徵之一。現實的文學的使命是在從生活的散文抽出生活的詩來，並依生活之確實的描寫而震撼精神。哥哥利確完成了這個使命。哥哥利的藝術之表面的單純與纖細，是極有力而且深刻的。哥哥利的創作之一般的特質，是意想的單純及完全的生活之真實，以及國民的獨創的諸點。但常一貫着哀愁和憂悒的深切的感情之喜劇的興奮，則是他個人的特質。』

柏林斯基對於哥哥利的個人的特質之哀愁和諧謔的結合，特別注意。因為他發見了可以名為『創造』的靈妙的藝術的特徵。

『最好讀哥哥利的小說全集，可以看見一種獨創的特質吧。有趣的喜劇是以奇笨的事情開始，以奇笨的事情連續，但最後以眼淚結局。此即是所謂生活。他的一切的小說都是以哄笑開始，而以哀愁結束。我們的生活也是一樣，最初是可笑的有趣的，但到後來唯有悲哀。在這點是有無窮的詩，哲學，及真理喲』。

如上述，不久，獲得自然主義的名稱之寫實主義的藝術一派，在實際上（哥哥利的藝術）和在理論上，（柏林斯基的批評）都明白地確立起來了。

## 郁達夫索稿費

郁夫達去年曾一度寓杭州以致力實作，常衣青布大衫徘徊於西子湖畔。有一次，×××編者向郁達夫要稿子，郁達夫說好的，請你先生給我廿二塊錢，再讓我將來給你寫一篇吧。×××編者聆言，唯唯而退××刊始終沒有郁氏之大作出現。（西稔）



# 東方文藝

第一卷第三期（二月號）出版

文散

鸚哥的葬禮  
花市

徐心芹  
李散碧

文論

女學定義的綜合研究  
文學與國民性  
喬其的納蕭  
歡迎喬其

汪靜之  
趙景深  
漢蕭  
伯訥蕭

## 小說

颯 小媳婦  
日本——加藤武雄  
上海（長篇創作）  
羅密歐與朱麗葉  
意大利——班德洛  
五個同路人

張稚廬  
鄭景馥  
丁三易  
包三易  
魏偉伯

## 文藝畫刊

關於「大地」  
大地劇作者在紐上演  
大地劇本在紐上演  
二景

## 戲劇

諧調的靈機  
美國——給絲丁伯女士  
歌德詩鈔  
青山遊  
十二月的心

徐冰島  
鄧雪峰  
余慕陶  
侯汝華

定價  
每半年（六期）  
全年  
國外郵費  
歡迎預定

二角  
一元一角  
二元一角  
三元四角

現代書局發行

## 飄萍路線血

### 敖本愷

立在船頭，看見遼闊的江面上，突落不一的白鷗，那種自由的翱翔，給與她的默示很大，阿芙掉頭向身傍的菁萍說：

——一個人不有自由生趣莫如一隻白鷗。

菁萍頷首笑道：

——有勇氣，就能得自由，阿芙，假若你此次多所顧慮，你的生活一定在主人家里沉淪下去了。

阿芙深深的嘆息說：

——過去的遭遇，雖說社會對我太惡，總怪我懦弱疑懼的劣根性過深呵！

阿芙認爲從現今起，她不是昔時的阿芙，另一位阿芙院裏的柳條已吐出柔嫩的綠意，疎淡的陰影浸在軟綿

了。在昔日的阿芙是一位驕傲的小姐，一位受辱的奴隸，一位自甘墮落走向死途的弱者，而今她是實踐着向上的理想，追求着真理，準備作一位現社會的叛徒，這次私逃的經驗向她證實，她將永遠握着勝利的旗幟。是的，不久之前，阿芙的生活還是那樣痛苦着。

秋，涼骨的秋風吹來，小院靜悄悄的人聲絕滅，寒噤的柳絲，蓬飛飄蕩，細碎的音響，似午夜嫠婦的怨泣，似深秋的閨怨，似慘淡的空中，劃過遙遙的雁聲。

沉寂的空間，阿芙那顆哀怨的心，感覺異樣的刺激，又忍不住哭了，她傍立在那頹喪的秋柳而哭了。

阿芙自來主人家裏總愛無端流淚，主母說這是賤骨頭的特徵，然誰能了解阿芙慘淡的身世，賣身為奴的痛苦？尤其是阿芙遇着一個難決的問題。

此問題發生恰在一二八滬戰事件完結后，這時上海灘上有錢人都從英法租界或南京蘇州遷回個人的老家，將這一次惡戰當作歷史上有趣的故事看過，他們又在追求都市資產者的娛樂，盡量替上帝作惡了。

阿芙守着這座冷靜的屋子，現在已充滿老爺太太的風浪，因主人們都從揚州回來。

的草地，這是一個清靜的午正了。主母帶着少爺赴宴會去，只有老爺一人在屋里，另外還有一個阿芙。

——阿芙！來！

老爺躺在一隻雙人的沙伐上，將阿芙喚進來，笑瞇一雙眼睛，臉上放出溫和的神氣，這神氣簡直沒有平常那樣尊嚴凶惡。

——阿芙，你站過來。

阿芙走近沙伐立着。

——你幾多歲了？

——十七歲了。

——你來到我家半年多了吧，你覺得老爺待你怎樣？

——很好。

——哈哈，不錯，阿芙！你真伶俐！

老爺伸起身，用手握着阿芙的手臂向懷里一拉，阿芙站不穩倒下了，她是被緊緊的摟着，掙扎，羞愧，急怕，緋紅了臉。

——老爺，要……要不得……

——阿芙，我很愛你啊！

老爺吐出充滿了色情的風色。用鬍髭深鎖的嘴唇，不住在她臉上狂吻，一手緊摟着她的腰幹，一手伸進她的胸

衣裏，去撫摩，去揉觸，乳頭上傳上一種電力，她感覺麻醉而昏迷，昏迷中，她的衣紐是被解，褲子是被褪，胸前感覺急促壓迫的窒悶，老爺在身上狂熱的蠕動……呵，她是被侮辱了，處女之誇被撕碎了，她不敢反抗，怨怒，一股熱泉從眼角吊下。

這次之后，雖無人知道，但阿芙感覺青春是沒有了，作奴隸的雖無幸福可言，但生趣剝落了，這還不是阿芙悲哀之一點，阿芙最苦鬱的是此后覺得身體起了特殊的變化，脚軟，心煩，嘔吐，起初，她以為得病，近來，精神更加疲倦，衣服感覺窄小了，才明白肚里發生了嚴重的問題。

——呵，怎麼處理？

這就是阿芙近來愈見痛苦的主因，別人罵她無端傷心的主因。

這點痛苦，比阿芙過去一切遭遇更來得痛苦。阿芙真是一位可憐的，過去，她還是瀋陽城里一位書香人家的小姐，父親是一位留洋學生，在辛亥之役，死了，僅留下阿芙和一個母親。阿芙在母親慈愛的腋下，過了十幾年，母親在三年前感着時疫又死了，從此阿芙伶仃孤苦，跟着一位堂兄居住，

阿芙這時還有五六千元的遺產，所以她仍在學校讀書

。惡魔抓破了美夢，瀋陽城捲來一陣暴風雨，日本的太陽旗插上城頭，阿芙的堂兄被殺，她作了家破的孤鴻，飄到關內，飄到上海，在上海是一個罪惡的總匯處，幾乎每分鐘，都有殺人，欺騙，劫掠，姦淫，犯科的事發生，阿芙以弱質之身，投入這濁流的漩渦，不幾時，遂被人輾轉騙賣到現在主人的家裏。

本來這家紳士老爺買阿芙是預備作小星的，因為太太不應允，才將阿芙改作婢女。

雖然阿芙是作婢女，太太知道老爺常垂涎着阿芙的年輕貌美，心裏老不高興，暗裏很嚴密的防範着，所以太太雖然常罵阿芙好哭是賤骨頭，但近來見阿芙那雙憂蹙的眉毛，灰白的臉色，特殊的態度與神氣，漸漸也有點懷疑了。

這日，太太見着阿芙又立在柳樹下淌淚，在很嚴厲的責問中，阿芙是照直吐述了。

太太很憤怒，既而，沉默了。

終於將阿芙從到離上海不遠一個僻靜的鄉間，是主人的佃家，叫她在那裏休養。

阿芙覺得太太突然如此仁慈，驚異得淌下淚來。

田野的風光，較之都市又是不同，秋風挾着木葉飄飄的落下，田塍圍繞着汪漾的清水，浮着幾許葉的殘骸，恬

淡的空間，遼闊的眼界，雖是靜穆荒涼，但沒有都市的繁囂氣，也沒有刺鼻的煤烟，空氣充滿了新鮮，阿芙一到鄉間，就覺很愉快，兼以這家農人，年老的夫婦和兒子媳婦都很忠誠可愛，對人是一顆赤心。阿芙自從母死，家亡，故鄉陷沒，流落為奴隸后，少得着人間憐愛的真情，在別人鄙視欺侮中討生活，一把鋒利的刀，深戮着哀怨的心，現在突受農人愛翼掩護着平安的生活，她是感激而流淚了。

阿芙居鄉之第五日，主母遣人送來一包安胎藥。

阿芙在晚飯后吞服了。

午夜室裏沒有燈光，黑沉沉的，小方的窗孔外，有兩三顆星星。阿芙從夢裏醒來，感覺一陣肚痛，她以為是飲食的緣故，自己用手去按摩，但疼痛隨時間愈加的急烈，她忍不住在床上掙扎，忍不住呻吟，呻吟的聲音，穿透板壁，驚醒了另一房裏的老農婦。

——姑娘！怎麼？不好麼？

——唔，………唉！………肚裏怎麼這樣怪痛！

阿芙繼續不斷的掙扎，呻吟………！

老農婦走近床來低聲的問：

——姑娘！你的月份還不足，怎麼會………？

——呵！我不知道，肚裏實在難過啲！

——你沒吃什麼東西吧？

——沒有吃什麼，……只是吃了太太送來的一包安胎藥。

——這不要緊了，吃了安胎藥，定不會流產的，肚裏痛是受涼罷？我點燃燈與你烘一張火紙貼肚皮就會好的。

於是老農婦點燃燈，烘了火紙與阿芙貼在肚上，雖有另一個刺戟炙熱着皮面，但肚裏仍原樣的絞痛，她的眼淚漣漣的淌下，她一手緊握着老農婦的手臂。

——呵！我實在痛不過，怕會死吧？

老農婦蹙着眉頭，用手摩着她的痛處。

——想不是流產才好，姑娘，我抱着你坐坐看。

老農婦將阿芙攬抱，靠坐床裏，一線暗淡的燈光，閃映着阿芙慘淡的臉色，充滿了重大的痛苦，張着一隻小口，迫促的呼吸，頭髮紛披下的眸子，瑩漾着哀痛的淚水，頭不住的在老農婦臂灣裏擺動。

——唉……唉……天！

她忍不住哭出聲。

——姑娘！不怕，安心吧……！

老婦皺着眉頭很溫柔的安慰她，隨即將隔壁的媳婦叫起來，煮陳艾蛋給阿芙吃。



阿美吃了陳艾蛋，仍沒見效，只覺肚里更下墜的痛。

——老媽媽，你將我抱起一點，唉………唉！痛啲！

老婦將她向上抱起一點。

——唉………還要抱起………一點。

老婦又將她抱上一點。

阿美的呼吸更見短促，頭上滾出如豆的汗水，臉色慘白可怕，眼神停滯泛白，雙手緊捏着，牙齒格格作響，全身都顫抖了，呻吟的聲好像斷絕。

又過去幾分鐘。她更覺痛得換不過氣，頭在老婦顎下亂衝，片刻，她顫抖的身子安靜了，她是昏了過去。

.....

醒來肚痛消滅了，但兩腿間創疼不能動。驟烈的疲倦證實她已經是再生了，他仍閉着雙目。

老婦在她耳旁低低說：

——姑娘，恭喜你平安了，只可惜一個成人形的胎兒死了。

張開疲乏的眼望了地上；地上躺着一個肉體。她不知如何忽發生一點愛意，但忙閉上眼。

——呵！主人………安胎藥………可憐的胎兒………我是過什麼生活呀！？



阿芙打胎一周后，太太遣人來鄉，問了吃藥后的究竟，叫她稍息幾天才回去。

阿芙在淒涼的生活中，受着人生酷烈的蹂躪，雖是悲哀，但得着年老人的慈愛，總是幸福啊！她想就此能得生活下去，至到死，那真幸福，因為除此，她是再沒幸福可言了。

晚秋的太陽，飄浮在暮色的西天，半個火輪嵌陷在鮮豔的雲塊里，輻狀的光線射在樹梢的殘綠，寒寂的山峯，西山的牛背，牧童的笠頂，浮上一層橙黃。

斜陽拖着晚景，秋風吹着衣襟，阿芙躺靠門外的稻草堆上，精神懶懶的，慘白着臉孔，默瞪着田間工作的農人，他們，那結實的筋肉，油黑的皮膚，健康勇敢的形態，使她無限的羨慕，想到自己薄弱的身體，年齡還只十餘歲，青春與健康竟與她分離了，忍不住淒然淚下，幾年前，在母親肘腋下生活的阿芙，本是一位活潑能運動的女孩，她有健康的體魄，她有過人的聰明，在十二三歲時，她已能寫出很美麗的詩句，每一句詩都像春曉燕語，柳林鶯聲，金片墜地，那樣的清脆，使人心飛神飄，於是小小掛冠詩人的尊號，流傳鄉里，母親常笑撫着阿芙的頭說：

——阿芙！好好的讀書，將來你可以像爸爸一樣飄過碧油油的海水到外國去留學。

阿芙是如何的高興，倒在母親懷里，伸手仰攀着母親的下顎，像一隻溫柔的羔羊接受母親的慈愛。現在呢？那已成眼角的輕烟，隨着秋風飄逝了，嬌潔的身軀，清白的靈魂，被惡魔催毀污蔑了，長夜漫漫，遙遙的前途，她不敢想下去了。

呵！世上還有什麼依戀？值得依戀的是過去的憧憬……  
……。

這時田徑上，老農夫引着一位少年軍官對她走來，她惶惑，疑懼……

老農夫走近指着背后的軍官向阿芙說：

——姑娘！這先生從上海特來會你的。

少年軍官立距阿芙三四步處，很恭敬向她笑着：

——阿芙！我們許久不見了。

她突然一驚，疑心在夢裏，拭眼細察，身前確是她心上的菁萍，她像輕燕般急旋過去，緊握着他的手。

——啊！你怎來到這地？

他含笑沒有出聲，他奇視着她的臉，片刻，很溫柔的問：

——阿芙！你病了？

—————

她立刻沉默了，想起自己已經沒有使菁萍值得愛慕的，此生幸福已矣，還追求什麼愛呢？頭慢慢的低下，眼光俯視地，她握他的手也懶懶的鬆下。

他驚詫着。

——怎麼呢？

他用手去攀搖她的肩膀。她默默的移動脚步向屋裏去了。

菁萍癡望着她的背影閃去，在秋風中發悶，他想阿芙那樣溫和的人，怎麼會如此對他呢？幾月前，正是一二八滬戰之際，上海發生凶惡的巷戰，阿芙的主人均逃避去揚州，阿芙和一位年老的門房替主人守着這座華麗的屋，在猛烈砲火下的危險界裏。在一個午夜急襲中，一個少年軍官負着重傷，被日兵逼迫，向阿芙的屋裏來，阿芙設法將他救護了，這位軍官就是×××軍的營長蒲菁萍。在這一度生死關頭，他們遂建成很好的友誼，由友誼而戀愛着，雖然期間很短，但他們的愛情已是海樣的無邊海樣的深，他同情阿芙是一位風塵中的女子，她感激而流淚了，他也哭了，他告訴她，他的父親是一位小商人，為軍閥勒款不

遂，被毒打斃命，母親繼着死去，只剩得他弟兄兩人，他因意識到現社會的罪惡，才決意投筆從戎，幹革命工作，他已經奔走大江南北五六年了，他所收穫的，覺得太失望，他由追求而幻滅，而痛苦了，只有在這次戰爭上，尤其是見着她能如是勇敢大胆的救護一位為國民而戰的軍人，他才回復到先前熱烈的革命情緒，他是如何尊重她，他願以畢生的幸福讓獻給她。

在阿美的主人回到上海時，菁萍已經傷勢較好轉九江去了，臨行菁萍允許兩月后即來上海代她脫離奴隸生活，誰料菁萍去到九江因傷勢復發纏綿到了現在才好，急急來到上海，去阿美主人家，承老門房告訴阿美來到這個鄉里，他走來唔得阿美是如何的欣慰，正想剖白他幾月的情形，誰料阿美很奇怪的走開，他想是因失信見罪於阿美罷，呵，她是錯誤了……。

——先生！請進屋裏去坐罷。

身旁的老農向着癡立的菁萍這樣叫了一聲，他才悠悠的醒轉，頷首笑了笑，隨着老農進去。

他望見她靠在窗下哭泣，他走過去低聲的勸止她。

——不要傷心了，總怪我失信，但請你要諒解我。

——呵！我怎麼怪你呢？我是為自己不值你的愛了。

——啊！你怎不值我愛，我對你並沒有二心，請相信我，阿美！

——你誤會了，我是已成爲人唾棄的人了。

——什麼話？請明白告訴我！

——我……！

她哽咽說不出來。

——你怎樣？你不愛我了，阿美？

——我不欺騙眷戀着我的人，菁萍，坦白告訴你，我的貞操已經被主人揉碎。

他驚怔了，但，片刻，他恢復了平安的態度說：

——阿美！我以爲愛情起初是有條件的，漸次無條件了才是真愛，我們的愛已經是無條件了，我永遠愛你的，只問你愛不愛我呵？

——我怎不愛你？我怕污了愛神的箭矢，污了你潔白的心。

——阿美，你不要再這樣說了，我們永遠的愛着。

他用手臂去繞她的肩膀，她靠貼在他的胸膛，一種溫柔愉快的情愫，在兩人的身體交流。

老農在傍暗笑，這真是一對小孩子啊！

現在菁萍替阿美計畫如何脫離主人的權威，如果正式

請求主人解放，倘若發生障礙，以後辦理更見棘手，而且阿芙在苦海裏度日如年，要求迅速的法子，只有私逃，但阿芙以爲私逃不名譽，菁萍笑道：

——名譽是什麼東西？只看我們私逃的出發點是什麼，你這徘徊莫定的小資產階級的劣根性，你這封建的觀念，假若你不能勇敢去突破，你將看不見明朝的太陽，你要大胆去探求合理的人生，才有合理的人生。

阿芙點了點頭，很愉快的說：

——菁萍，我明白了，就這樣罷，我願意作一位時代的叛徒，不過我們走了，對於這忠厚的農人怎樣使他們卸責呢？

——這很容易，只消寄一封信去，你主母忌恨你的，決絕不務必追求你的。

於是他們決定好了，這夜菁萍承農人招待過宿，次晨他們說要轉上海去，辭別農家，遂轉上海搭輪向九江飄去。

途次，阿芙寄了主人一信

『……………我因不是宿命論者，不能永遠作你們翼下的羔羊，我是抱着很大的決心向你們道別了……………』

會

劉

心

沒法子啦！錢花光了，好衣好衫都典光了，剩下的是一條半老半嫩的狗命！呃！真夠運，卑劣的猜度，害我過着這日子，害我從這家嫁到那家；夠了，不到二十七，已經嫁了三個男人，……天，風怎這末大？寒啦！要不是那狐皮去年秋天裏，爲那短命鬼的喪費典入當舖子，也得裹住我，暖；暖啦，有錢時並不知寒冷的味，夠運啦，叫自家兒也嘗嘗味，……

天！二年了，嘗夠了啦，那時方脫口？……唔，真慘，脫口嗎？怕沒有時候了。你看死不完的衰男子還在病，而且要命；……唔，記起了，病床裏的他，今早不是說：

『你早點歸來，你走了沒人服侍我囉。』

是的，我走了沒人服侍他呢，冷冷的關在矮屋裏，要茶要水，誰睬他？誰睬他？是的，我該早回去，我一定早回去。……不，我能夠意料我完全可以早回去嗎？不



。我還沒有看到蔚，蔚是否像往日裏似的接應我招呼我，如果是的，那我有着落了啦。就可早點回去啦！

走了多遠了？回頭看：呃！還沒有走到一里路呢，那不是豬麻山嗎？那株不是大松樹嗎？是的，那株是大松樹，還不到一里遠。風又這末大，到城裏還差九里呢，走快點，走快點。

望太陽吧！還早，慢慢走吧！……………一個人囉，怪冷怪孤零的。我又想到自己來啦，我就不是怪冷怪……………的一個，爲了卑劣的猜度，我落到這日子裏：怪冷怪孤零的。……………噯！又想起了，禁不住不想啦：失足了，人家這樣子譏笑我，我也這末的責難自家，失足了，誰說不是。那以前：呃！失去了的日子，失去了的過去！……………怎的自己又流淚了。不能擒住嗎？……………淚，你就流囉，誰稀罕你？……………呃！我該流淚去憶想：今天什麼日子？呃！十二月十四，多湊巧，多湊巧？剛剛三年啦，三年前的十二月十四那天囉，不是我逃走的日子嗎？……………呵我多苦，不忍想，那日子！……………兩手掩着臉，我不願想，我不忍想，……………淚，流囉。……………

琳妹——可憐哪你這小名，三年來沒有人呼喚過了！唉！誰再能那末親蜜的呼喚，去了，去了，這琳妹的小名

和那幸福的日子，都去了。

我記起了，蔚呵！我十八歲嫁給你的，十九歲生兒子，二十一歲，家翁死了，家姑也死了；除開家翁的小妾，就祇有我，才是人王，才是家主，蔚呵！——我的人，願天佑你，你不是全家之主，一座新營的華屋，不是你我的皇殿嗎？幾百畝田不是你我的土地嗎？……呃！蔚呵！你放縱我啦，你驕愛我啦！……我真笨，我真笨，我卑劣的猜度哪，可害了我……蔚呵！你不該年年月月，離開了我，去別家高樓裏鬼混，去都市裏賣弄你的驕奢。——唉！他沒有罪，我不該責戒他；我錯戒他了，你佑赦我的無知……一切的錯都在我，一切的苦，都是自作自受的。

不信，且看：他春天離開我，秋天我便開始賭，蔚呵。……嚶！我又戒他了，我又怨他了。我要賭，便不該賭得那末厲害，從秋天裏賭起，賭過秋，賭到冬，啊，了不得，了不得，到冬天的十一月，那可不是玩的，看：連上連下，已賭空了五千……五千四百……五千四百二十元……。啊，怎奈得住我再賭？家翁死後家計中落了啦，他又沒有職業，我這樣子賭下去，那可了得，那可了得。……他把我一頓打，一頓罵：……把我趕跑趕跑……逐出去逐出去……。一定的一定的他要把我逐出去。啊！我走了好，我

走了好，在他沒有回來以前。……噯！那天殺的斬腰的丘天濟哪！你乘機來誘惑我，你恐嚇我，你做窩家，你做窩家，你也夠運，你完了啦，黃土的滋味還好嗎？你害了我，你死得好啦。你死了怎能抵對我目下的慘痛？……

我走了，十二月十四那早晨，我走了。……被丘天濟誘惑，被丘天濟恐嚇，撇下了那華美的巨屋，撇下了六歲的幼子，撇下了還在汕市的丈夫，我走了，帶着一千塊現銀，帶着五張契紙。帶着淚，帶着血，帶着往後的日子，我走了……。我就這樣逃出了葉家。啊！蔚啊，——我的人，願天佑你——我不願想，我不忍想啦，你回來後的悲恨和孤獨……。呃！淚，流囉！流囉！

唔！走了多遠了？這是匪旗山，近了，到城裏還有三里遠。啊！那個山咀，林密密的不是螺山嗎？啊！怎麼又要想了？你那死了的丘天濟，黃土的滋味還好嗎？……跟了你，從前三年十二月十四日以後，到去年秋天不到九月的日子，你絞榨我多厲害，你逼我多厲害；然而你落得死了也乾淨，而撇下了我，教我去跟病得要命的朱善祥。天！不到二十七，已經嫁了三次了，以後哪！倘使病得要命的朱善祥哪！你又死了，你又死了，教我再跟人嗎？跟誰去！唉！卑劣的猜想哪！……五千四百二十元的賭債哪！

一頓罵，一頓打，被逐出被逐出哪！我就逃跑，我就逃跑。

啊！你死了的丘天濟，你病得要命的朱善祥，有誰個能及得我的蔚的愛我之深？愛我之切？然而完了，我卑劣的猜想哪，逼我過了三年無光無熱的日子。

林密密的螺山又到了。……唔！這裏有小路，去瞻拜一下丘天濟的荒坟吧！——啊！天殺的斬腰的短命鬼哪！黃土的滋味還好嗎？……小路走盡了，這裏有林隙，……唔！到了，沒有墓碑，沒有墓塘的丘天濟的安身所哪。我來展拜你，我來展拜你！……記得不？你誘惑我，你恐嚇我，你逼害我，記得不？你枉食了我三千元賭賬，你又枉食了我一千元的捲逃來的血錢，你更枉食我貴重的衣飾。你完了啦，你也賭死了自己，我也賭完了我的幸福，你完了啦，你沒有子息，你沒有掃墓的娘和妻，噯，你誘惑我恐嚇我的短命鬼，我已不是你的妻，我已不是你的未亡人，噯！難道你說我是朱善祥的賢妻？不是的，我的肉體是蔚的，我的心哪，還是葉家的，啊！蔚啊——我的人願天佑你——我還是你的琳妹，我還是你的妻。

呃！下雨了，走吧——好！走吧！丘天濟你這短命鬼我走了，你靜靜睡吧，……我走了。……

雨更大了，快點走啦！……呢，那不是城牆嗎？黑灰灰的一扇……那城裏的一角，不就是蔚的寄居地方？他怎的不要那華美的巨屋，願孤居在那裏，聽說，還沒有娶，他挈着六歲——不，我走了三年……九歲了的幼子小蔚同住，真怪誕哪！他怎麼不再過狂縱生活？三年了，他怎麼不娶呢！天，我的罪過，我的卑劣哪！他還在愛我的，他還在眷戀我的：……要不是？要不是？……又有錢，又有貌，又年青，……呢！我又說回來啦，我放過了我的幸福，我棄却了幸福，要不是那短命鬼丘天濟誘惑我，恐嚇我，我不會逃跑，他回來時大約也不會罵我打我，甚至逐出。錯了啦，我錯了啦。我怎的會被那短命鬼甜言蜜語蒙住了。……

底下是白石道了。唔，入城了。轉右去，穿過一條小巷子就是他的孤居小樓了。我將怎樣珍重這三年後的聚會哪？我早就想見他，去年：春天，夏天，秋天，冬天，託人要求過他，只要見他一面，只要再見一次，不用多，祇一次，無論怎樣的短促的一次也好，然而爲着什麼！還在恨我嗎？還在怨我嗎？怎的一律拒絕啦？……這一年的：春天，夏天，秋天，也如去年一樣的要求，也如去年一樣的被拒絕。這一回，可不同啦，他允應了，我可以去，我

多歡喜！他還愛我啦，他還允許我的請見的要求啦！蔚呵——我的人，願天佑地——我感謝你！

雨又小了。轉右，走入巷子去，…… 呃！我進去後，他將如何接應我，招呼我？像往日裏一般嗎？

巷子走完了啦，風大，巷子也冷呢，這簷階的一間就是了。我來過的，獨自一個人在這裏徘徊過，我知道他住在這裏，我知道他從我走後的第二十五天，由汕市回來後，就住在這裏。我想看他，我想跪到他的足下求教，可是啦，沒有得到他的允許，我是不敢進來的。現在他允應我可以來，那末我敲門罷：

冷冷的沒有應聲，再敲罷…… 唔！有了。聽：

『小蔚去看誰？門環響了』。

呃！這聲音，我熟諳的，那末的溫柔，慈靄，和慢沉沉地。是他，我的蔚。

塔塔的，不是梯響嗎？急促的迅快的走近自家這邊來，呃，不是小蔚——我的乖乖的步武嗎？

『喂！伯母找誰的』？

呃！你頑皮的，連娘也不認了嗎？看娘穿的是棉衣？看娘是赤足？看娘是委縮？勢利的孩子啦。

『噯，乖寶，還認得娘嗎？』

怎麼沒說上兩句，自家又流淚了。唉！肉，乖，你是我的肉，怎的連老娘都不認識了。

『小蔚！我是娘叫我啦：娘！』

『……………』

啊，他不叫我，多慘，乖也不認我了。

『乖！爹在樓上嗎？』

『在樓上』

得了，在樓上就好了，不落空啦。好，乖，引我走吧！唔，這就是小廳子，唔怛怛的，……唔，更暗了，是過道，……這裏是天階，怎的不用上梯嗎？……這房前就要立下來？

『娘！你這裏坐，我去叫爹。』

唉！當作我客啦！叫我這會客室裏坐，也好，我就坐，入去啦，…唔，這麼小的會客室啦，有一張檯子，一張茶几，四張矮櫈子，沒有鏡屏字畫，裝裱裝裱，真沒趣，……噯，我錯了，那小窗側的白壁上，有小鏡屏啦，看看，我行前去吧！……呃！天！怎的我的相片還鑲在這裏？噯，蔚呵！你還沒有忘掉我啦！……哎！梯響了，蔚來了啦，回到位上去，……我立起來，……怎的淚又來了……。

『蔚……………』

『……………』

怎麼我說不下去了。呃，立在房門口又步到壁下坐着的不是他嗎？蒼老了啦，滿臉皺紋啦，……怎的不笑？悲寂的幹嗎？我來了，你的妻……不，你的琳妹來了啦，怎麼不叫一句。

『蔚……………』

『……………』

怎的，又說不下來啦，這樣下去可糟啦，我不能說我的罪過嗎？我不能說我的苦痛嗎？我說啦！儘流淚就是話？掃淚……好我就掃淚：

『蔚！……我不會想……想到我……我也有今天見你……唉！見你的幸福?!……蔚……啊，你可以原宥我的……我的……?』

『……………』

又說完了嗎？儘多，儘多，又不說，幹怎的？……說啦：

『蔚……看舊日的恩情，把小蔚好好的長育……長……育起來……，我悔也沒有用啦，我拜也沒有用啦，像現在已嫁三次啦！一世裏誰及得上你……?』

『……………』



天！蔚呵！老沉着臉子不說話，對嗎？完全忘了我嗎？完全不記舊日的恩愛了嗎？唉，你得說些話……說些話啦！終不說嗎？沉默不是話，我得再說啦：

『蔚！我走了三年了，你怎的還不娶……？年紀青青的獨自一個多淒涼啦！噯！你的孤獨，便是我的罪惡，你得再娶啦，看小蔚，沒娘沒親多零仃啦！蔚！我錯了啦，你要寬恕我的卑劣啦……』。

『……………』

『蔚！我是被一念之差害了的，瞎光了也就罷了。你那麼的愛我，當然不會怪我，然而我被歪人拐誘壞了啦，我怕你回來要逐出我，所以我逃了啦……』。

『……………』

我不該哭啦，他那麼的沉默鎮靜，真夠本領啦，我的苦慘，不能感動他一下嗎？也不笑，也不哭，老沉着臉子，像十二月的暗天，你說啦。我的人！蔚呵！——願天佑你。

『蔚！我錯了，我逃錯了，我跟丘天濟走，不到一年，他死了，第二次又跟朱善祥，他今兒又病下來，而且要命。真料不到，我也會過這日子啦！』

『……………』

『蔚，往日裏，我多幸福，你多愛我，沒噪，沒鬧過，你是皇子，我是皇妃；然而，可完啦，你還是那末的愛我，我知道，看那壁上的我的像片，更看你三年仍不娶，我仍然知道你愛我啦，我也愛你的，並不減於以前的愛，一顆心是你的，跟丘天濟時是你的，跟朱善祥時也是你的，可是我仍不能減去我罪惡的負擔。蔚呵——我的人願天佑你——我的此後，還沒有依據哪……！』

『……………』

我說了這許多，還換不來他一句話，多可憐，多慘淡，我也不說了，看我的蔚！

『小蔚，讀過書沒有？』

『讀過了二年。』

『用功點，我還在期望你。』

『……………』

乖也流淚啦，啊！蔚也掉開臉子，也哭嗎？……不，沒有哭，恨恨的臉子哪，怪怕人的。他想起什麼了？想起十年前的新婚之夜嗎？想起婚後第二夜的狂縱嗎？想起我的悲慘嗎？想他自己的孤獨嗎？……怎的不說話。

『噯！蔚呵！你得再娶啦，年紀青青獨個兒多淒涼啦，……不娶是我的罪惡啦，……難道你是爲紀念我而不再

娶嗎？……』

『哼……』

狠狠的鼻子裏的笑哪！人多難受，怎的開了口，又不說下去，說啦！

浙瀝浙瀝的是什麼？呃！又下雨了啦，多久了？病的朱善祥希望我回去啦！

『狼心的蛇毒的婦人，你走吧！你不用嘮叨，我知道你了。你走吧，儘說你的可憐，換不去我的同情。你走吧！……』

罵我啦，聲音是久違了啦，多親切，我走嗎？好！我走啦！

『蔚，不用罵啦！』

『不要臉的蕩婦，你走吧！被你騙光了，還再娶狠毒的再來咬我？騙我？……你走！』

翻臉了，他走了，梯又響了，我沒臉子啦！我走啦，小蔚你放聲哭什麼？娘害你了。天！可憐我啦！

我走啦，……我就走了。天階，過道，小廳子，大門，……天！門轟地關了啦，我去那裏？沒有人瞭解我啦，連有六年夫妻關係的蔚——我的人，願天佑你——。

現在我去那裏。雨下得更大，風也大啦！我去那裏？朱善祥在病中啦，他却望我回去啦。

不！我不回去，啊！這裏直去，穿出南門，不是有一條河嗎？



### 盧葆華女士

是嚴寒的冬夜，燈光半明半滅地照着。

桌上的那封信，時刻的誘惑着女作家梅子底眼，于是她又拿牠在手裏，用着虔誠的心去讀牠，信是這樣寫的：

「…………我因為生活的忙碌，常常沒有時間詳細回答你的信，請你原諒。我對於你底學問沒有什麼幫助，我很抱歉。三天內，我將離開上海到歐洲去長住，…………」

白蓮的離開上海到外國去。使她歡喜，也使她難過。難過的，是他到了外國去後，行蹤更是不定，通信或許更

少，而至於滅絕。這樣想，心裏有着說不出的惆悵，便閃進了到上海見他一面的意念，好在杭州到上海，是很便利，雖然她有着吐血的病。也是不足怕的可。是一想到了他常說的不願意和一切異性見面，不要女子人而且祇願把愛去愛人類的話，又深怕被他拒絕會見，這預感，她是怎樣的失望呵！

她便懶散的放下了信，又開始她的作品，但她發覺了自己的頭似要炸裂，心似刀切般的痛，喉嚨窒塞得使她難於呼吸。她知道自己又要嘔那鮮紅的血了，她還想掙扎下去，然而，一口鮮血已從喉裏滑出，便全身無力了。

梅子愛了蓮，已是四年了，她在×年×月讀了他的一部小說後，整個的靈魂獻給了他，她願意熱烈的愛他，和他犧牲了自己的幸福去愛人類一樣地熱烈真摯，而全不管人類將對他怎樣？那樣的愛，才是光明的，偉大的，……

以後每天讀他的書，從他底書裏，她感受到了新的生命，她幾乎把他那些作品，全都能流利的背出，把一切最細膩的的筆致和偉大的思想，溶化了。

那時，她想到蓮該是一個多情的男子，而且他是那樣的多才，那樣的少藝，然而當他在他的小說裏，感悟到他拿愛去愛人類的一點時，更覺得蓮底值得愛了。

梅子自己是一個貴族出身的小姐，她曾在夫人的生活

中奮鬥出來，同情那社會的革命，他也曾在封建的社會中，反抗着強制的婚姻制度。因為愛梅，而且是住在花市裏的緣故，隱去了自己的真姓名，而以花市梅子自稱。

自從她跌入這單愛中，她爲了他而更加奮鬥。

但他恐怕做夢都沒有想到：自己是被人愛着。愛得那樣的切迫，那樣的真摯。

一年一年的光陰，似箭一般的飛去，梅子愛蓮的心也跟着時間，越發高揚起來。有時苦扭着自己一團火似的情熱，從胸口上嘔出心來，有時夢裏爲了他而顛倒，有時哭着，却也有時笑着。滿懷是無限的相思。

她是十二分注意到他的行動的，但是，她苦于沒有機會會他，即使有了機會，又是怕於見他。她時常寫信給他，信決不是說那無聊的恭維的話，而是都提出了那文學上社會上的諸種問題，她不願向他顯出自己的愛來。所以，她就寫一封信，也要費了多少的苦心，把字個個都斟酌，避免那帶有激動性誘惑性的句子，裝着毫無所動於衷心似的，說到這樣，又說到那樣。她甚至於寫一次信，要弔下許多淚，她太愛他了。至於蓮的回信，却是寫得那樣毫無感情似的，除了回答那應該回答的幾句話外，從來不涉及他自己的私生活，和詢問梅子的近況。

梅子是一個獻身文藝的女作家，而又是那樣癡心的溺於單愛中，他便寫詩填詞來紀念他，把情熱按放在文藝上，也許是他給她一個練習詩詞的為機會吧。

這時分，梅子似乎在爲了她自己的痛苦傷心了。她萬萬想不到蓮的走，走到那樣遼遠的西歐去，還會那樣硬着心腸拒絕她去見一面，但她絲毫沒有埋怨他，爲蓮打算，他這一個舉動是頂合理的，他還是滿含着熱情的人，他何嘗不需要愛，不過，愛的範圍大了而已。她滴下無數的眼淚，她爲什麼會這樣呢？就是梅子自己也不明白。

本來她可以聽從他的話，只要是他的話，她都聽從的，她在她的心目中是毫無斑瑕的白玉，世界上有最善良的人，他是她最崇敬的愛人，無論什麼話，她都聽從他的，隨便什麼痛苦她都要忍受住，這一切，梅子全想到了，然而，在她的心總不是釋然的。她現在又從問題的背面看去，她是覺得：無論如何不能不去看他，不說話也好，只要是看他一面，或許是說一句：“前途珍重”，便心滿意足，沒有其他的什麼企圖，同樣，她是絕不願意在他的面前透露出愛他的意思的。終於是決定違背他的一次話，她去看他，就乘明天上午十時的快車到上海去。

梅子這樣一決定去看他的主張後，心裏便立刻輕鬆了

許多。她的思想裏是幻現着見了蓮該是怎樣的一種可喜的事了。

整整的一夜沒有睡，在那天剛剛熹微的時分，她便從床上起來，那冰冷的空氣襲着她，她一點也不覺得，她不曉得自己的身體突然增加了許多氣力，絲毫都不怕冷。昨夜的吐血，並沒有殺住了她去看白蓮的勇氣。

冬的早晨，是很淒涼的，街道上零星的聽到幾輛汽車的奔馳聲，和小販們的叫賣聲外，便什麼也不會聽到，連日間最高興盲叫的那隻狗，也似乎給這冰寒的天氣嚇壞了。

在這甯靜中，雪花是慢慢的落下，霏霏的，霏霏的，漫天舞着，街道上，屋宇上，樹枝上，山上，湖上，都變成爲白色的恐怖了。

梅子的心，是焦灼着的，她踏着三寸深的雪路，走向湖濱花園裏，摘下那兩枝最美麗的梅花，她將這皎潔重瓣的梅花，貫注上自己鮮紅的血，預備獻給蓮的。

坐在車廂裏了，她看見她那欣愛的梅花含笑的躺在那裏，不住的撒布出無限的清香，把這車廂的污濁空氣都美化轉來。梅花也慶幸着牠自己將移立在一個天才作家白蓮的書桌上，靜靜的幽默的表露牠從來沒有透露過的香氣



牠是值得驕傲一切羣花的。

梅子踏進了上海寄宿舍，又從寄宿舍走出，拿着梅花，一輛洋車，把她帶着走，車在寒風中奔跑着，經過了許多含着幽默風趣的一條一條街的法租界。走近那第×號門牌的大門站着，看了又看，那藍地白字的門牌。她把手輕輕的舉起，想按着電鈴，但立刻又把手縮回來，爲什麼，她自己也不明白，停了一會，她又提起勇氣，把電鈴按了幾下。

過了一刻，那門裏面便聽到了一聲：「是誰呀！」

“是我！”

“你是誰呀！”

“我是梅子！找白蓮先生！”

“白蓮先生！唔！”原來是年紀上了半百的，態度很謙和的男僕人在說：“他在三點鐘的時候，就出去了，你找他，最好是六點鐘再來，他是要回來吃晚飯的。”

梅子聽到這話，像一盤冷水從頭上澆下，一腔熱血幾乎冷了下來，只得向老僕人辭謝出來，說是過一會再去看白蓮先生。

她果然依照那人的話，恰恰在吃夜飯光景的時候，去會白蓮，真是不幸極了。當她敲門進去時，那人覺得抱歉

似的告訴她，白蓮先生還沒有回來呢。他請她坐一坐等他。他又說，白蓮先生今天到這時還不回來，真是例外的例外，梅子的心真是不知道怎樣的苦，她說：我明天很早來看他，留下了一張條子：

“白蓮先生：

兩次趨叩，均值公出，至悵！梅擬明晨八時前後趨教，務請稍待是幸。

梅子。”

這一夜，梅子是十分的苦惱，萬種的愁苦，把她那顆心，活活的悶死，她不能掙扎了。她疑心白蓮不肯會她，然而，她却沒有通知他呢？他依樣的沒有睡着。而且，在她那短短的睡着的時間內，做着十分可怕的夢，她夢着自己沉溺着在大海之中，沒有人救她，蓮似乎站在那裏，冷靜的仰望那魚肚白的天空，她哭着，從哭裏醒過來。

第二天早晨，梅子又懷着企慕與淒涼的心情，飛也似的走到那裏去會蓮。她依舊敲着門，隱約的從那客堂後面的扶梯達達達的走下來一個人似的，一會兒，門就開了，一個很年青，很美麗的青年，使她不相信這就是她所崇拜的那廿七八歲的白蓮天才作家。很謙恭的請她進去坐，那態度是那樣的溫存呀！

在梅子的眼睛裏看來，這個他，是一個團團的臉，白的膚色，紅潤的雙頰？眉宇間露出英豪的氣概。頭髮像藝術家似的披着，一雙眼睛，架着一副眼鏡，從那眼鏡裏面放射出那閃閃的光芒，表現出堅毅的勇氣。嘴唇是緊緊閉着，表示着威武不屈的精神。舉止是彬彬有禮，而且溫誠，一點沒有顯出驕傲的神氣，真是很活潑的一個超人啦！他穿着一件灰色的大衣，大衣裏面露出灰色的線衫，灰色的襪子，拖鞋是日本式的。這時梅子心裏想：如果這青年是蓮的話，那麼，白蓮的名字，真是和蓮一樣高潔，一樣的美麗。蓮先開口向她溫和的問：

“聽說你在病，你爲什麼來上海呢？病好了麼？”

梅子聽到她這似音樂旋律般的話，似乎感到一種必入心臟的快樂，她使用一種簡而明的話，表明了 she 來看他的心事。

“得到先生要到歐洲去長住的消息，所以，特地的帶着病來看看先生的。”

“……”他們都沉默着，在一剎那間。

“先生！幾時去國呢？”

“三天內！”蓮淡淡的說。

“先生是回國來幾年了？”梅子是那樣担心的問着

“三年了。”

“在這三年來，先生寫好幾部書了吧，”

“寫了十四部書，第一部是歐洲寫成功的，還是一年半的成績，其餘的時間都消逝在旅行中了。”

“先生對於中國的作家，比較好的那幾位呢？”梅子很關切着的問：

“魯迅，茅盾……他們的作品都很好，態度也不錯。”

“先生創作的態度是怎樣的，”梅子問到這裏，她的聲音有點抖了。

“我是很忙碌，白天根本沒有工夫，只有在夜間騰出一點時間來寫。如果是寫短篇或中篇，一兩夜便寫好了，如果長篇，便要多費一點時間，大約是要一兩個星期。”

“先生在看書方面，最愛的是那些！”

“託爾斯泰，杜夫梭以夫斯基，左拉，克魯泡特金，以及西洋的一些陌生人的傳記和許多科學書，我全都愛讀。”

最後梅子又似乎是順便的問了他的生活近況了，實在，她的每一個問話，不是隨便發的。他的每一句答話，她

都牢牢的記住在心頭的。

“我的生活是最不規則的，在創作的時候，往往會忘了自己的休息，到了夜的三四點才睡呢？在這樣的情形下，早上自然是晏起了，因為飲食方面不注意，又發生極嚴重的胃病，現今眼又在病着了，我可管不了這許多。我的精神都放在工作和創作上。”

“先生的故鄉是××嗎？”

“是的！”

“那市？那條街呢？”

“××市××街××號。”

梅子是很驚喜的。蓮是會這樣巧的，梅子和他不僅是同省，而且是同市同街？只是號數不同而已。她在他的創作裏，雖說也知道一點，但想不到是……

“先生贈給我的幾本書，請簽個名。”

“我底字寫得太壞了。”

蓮終於在那書上簽了他底名字，字是寫得那麼秀麗。

梅子站起來說：

“我很感謝先生的教訓和賜書。”

蓮也同樣的說了一聲：

“謝謝你底梅花！”

他送她出門的時候，是不是還留她坐一會，她有些聽不清楚了，但是，她的意識却滿充着留戀和恐懼的心情，她沒有把她的心表達出萬分之一。她想永遠這樣的坐下去，然而，她一想到：他寫的那許多書裏信裏和談話裏的話，她便不敢再逗留一刻，她怕浪費他寶貴的光陰。

當梅子在回家的路上，她深深的感着他是更偉大了，他是那樣獻身於革命，不曾爲了個人的幸福自私，他拒絕了一切人愛他，可是，他却把他的愛愛了人類，而不要什麼報酬。她愛了他，又何嘗要他的報酬呢？他偉大的愛了人類，然而，她這真誠的愛了愛人類的人，同樣的犧牲，同樣的不要報酬。在剎那間，他是懷疑人間的愛了，愛也許沒有的吧！她知道那許多的青年在向她求愛，而她却拒絕了他們，她是如此熱誠的單愛着蓮，而蓮又是那樣冷酷。這、究竟是愛的本身不對呢？還是努力革命的人不應該講愛呢？

梅子是徬徨了，她站在愛的迷途上。

這時分，天空由黑暗轉爲光明，但，鮮豔的紅光裏，仍含着一些冷氣。

1933,3,9,脫稿于西子湖畔。

---

## 杜思退夫斯基向哥哥訴苦

---

### 杜思退夫斯基向哥哥訴苦

杜思退夫斯基一八三八年八月在營地裏，經濟極窘迫。在他給他哥哥米契爾的信裏說：『你的信，我只收到最後的兩封。現在，哥哥，你訴說着你的貧窮。但我也沒有錢呀！你必得相信我用完在營地裏，已經沒有一個銅幣了。我握着寒冷，（整天地下雨，我們是沒有庇護所的。）又病，又飢餓着，也沒有錢去買一滴茶來潤潤我的喉嚨。在這時候，我只有在營地忍耐着極度的需要，到最後爸爸的錢才寄到，我還了賬把其餘的一古腦兒都用光咧。』

（西稔）

---

## 無聊文人與無恥文人

王西彥

---

——雜談曾今可——

### 一 特地提出幾點

題目是“無聊文人與無恥文人”，要談的是曾今可，爲了某種方便起見，在“文”還沒有轉“正”以前，特地提出幾點，請曾今可注意，請讀者注意。

這幾點是——

第一，決不拍屁股漫罵。

第二，決不托名自吹自拍，給自己辯護。



第三，決不跑半步野馬。

除外，我不想先掛一塊金字招牌，讀者的眼睛很亮，看下去便會知道的。

## 二 『無名作家』的救主

“提拔無名作家”，這是一塊了不得輝煌的招牌。曾今可是“聰明”的人，懂得這點，所以，便一手抬起這塊招牌，一手向廣大的“無名作家”之羣招揚。

“你們無名作家嘍，快快來見天日吧，你們的天日到啦！”

自然，“無名作家”是在渴望着這麼一天的天眼開的；於是，大家都臉孔朝向這幾個金字，眼睛裏放射着希望之光，齊集到曾先生的麾下，受曾先生的提拔了；（在這裏，我可以加進幾句題外的話：我也是這樣想要受提拔的“無名作家”中之一員，我曾向“新時代月刊”投過稿，並且還對曾先生寫過熱忱的信。這樣，似乎我是不應該來論曾先生的長短的。然而，我寫這篇文章的動機是和那件事情毫不相關的。唯恐曾先生和讀者有所誤會，照像曾先生所說的：“無名作家因投稿不能盡登，罵我和恨我的也決不會沒有吧！”因有我總算被“提拔”了的，雖然沒有被曾先生認有“偉大的天才”。）於是，“無名作家”的

稿子一批批地往“新時代”塞；於是，“無名作家”的熱忱的信一封封的地向曾先生投寄；於是，“無名作家專號”大冊地出版了；於是，曾先生被讀者“很同情”而且“欽仰”“感激”“久慕盛名”了；於是，曾先生的作品被人稱作“巨著”“難得”“井井有條”了；於是，“新時代月刊”被人稱作“沙漠上的青草”而且讀了“飄飄欲仙”了；於是，於是……

對於“提拔無名作家”這件事情，我不想講什麼話。究竟“作家”之能否“有名”，是不是全靠“提拔”這問題，我也不加半句話的可或否。再，對於邀請了一大批“有名作家”（曾先生自己自然在內）來對“無名作家”作“先進的言論”“發抒偉見”及“多方指示”，自然更不敢有半點的懷疑。然而，看哪，壓住了“無名作家”的稿子挨期預告而至半年之久，發表了“無名作家”的稿子不與以相當的報酬，這種種，試問曾先生：“壓迫”乎，“提拔”乎，“要出風頭”乎，“想藉此成名”乎，“吃力不討好”乎，“營利”乎，“賠本”乎，；；掠取剩餘價值”乎，“幫助扶持”乎，“書局的營業可望逐漸發展”乎，“忍心害理去揩作家們底油”乎？乎？乎？乎？……。

曾先生自然要說：“如果是要出風頭，或是想藉此成

名，我又何必出這無名作家專號而不出一個類似女作家號的專號呢？”

曾先生自然又要說：“如果說是營利吧，則這無名作家專號是非賠本不可的！因為曾宣言增加篇幅而並不增加售價。”

曾先生自然還要說：“憑了作者與讀者的扶助，加以我們自己的努力，也許書局底營業可望逐漸發展。”

（啊嚟，冤枉的筆尖，冤枉的稿子喇！）

得拉，曾先生舉得出這麼多條的道理，而且，瞧，多堂皇？不過，讓“事實”來“代替回答”，那可不得不替我們的救主喊一聲“嗚呼”！

第一，如果要說出“無名作家專號”與出“女作家號”的不同，那是只消曾先生自問天良，拿那些醜事情來回味回味。曾先生是“聰明”的人，自然不致自己不識相地把自己的面幕揭起，我當然也無須發掘那些不大頂頂體面的事來叫曾先生為難——實在是不值得，不屑！咳，曾先生休哉！！

第二，“增加篇幅而並不增加售價，”“多售一冊便須多貼一點本”，啊啊，曾先生的確不愧為“小胖子”。我實在意想不到曾先生寫這些漂亮文章時是否喝醉了酒？

(因為曾先生是善於‘請諸作家吃一頓’的，我這推察真‘聰明’。)厚厚的(?)一本‘無名作家專號，’無名作家專號，’裏面自然是‘無名作家’的作品，這些作品的代價明明白白地寫明沒有化過半個稿費的，(有該專號的目錄作證)然而，在頂後面却又明明白白地是‘零售四角’。如果曾先生肯直爽點講明這樣‘也許書店底營業可望逐漸發展’，讓大編輯的肚子漲得再高點，那自然情有可原。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讀者却不一定都會‘請諸作家吃一頓’而至於醉的，曾先生哪。

第三，曾先生說要使書局的營業發展，這倒是既真又確的老實話。聽牢，曾先生之所以要辦‘新時代’，要‘提拔無名作家’，要‘掠取剩餘價值’，要‘揩作家們底油’，要‘大洋四角’，原來為的是這個。這理由誰不說既光且明，又漂又亮呢？然而，我覺得除了要使書局的營業發展，一本萬利以外，恐怕曾先生還有幾個副目的存在……。

曾先生到底是‘聰明’的‘小胖子’，自然會有很巧很妙的理由來自圓其說，好叫被騙的小子們(我自然是其中之一個)喫了麻湯不會清醒，以遂其一‘掠’再‘掠’，一‘揩’再‘揩’的善策。嗚呼，好‘一個主持定期刊

物的好漢’（借李青崖先生語），好一個‘有眼光’（同上）的‘聰明’大編輯！！

### 三 『成名的方法』與『成名的機會』

上面說過曾今可之所以要‘提拔無名作家’，用意除在使‘書局營業逐漸發展’外，還有着別種副目的的。副目的是什麼呢？關於這，曾先生自己講得非常明白。

曾先生告訴我們：‘我並不缺乏成名的方法，也曾有過可以成名的機會。我曾發表過不少的作品……’哈哈哈哈哈，曾先生雖然‘聰明’，人倒還正道的；你瞧，曾先生不是明明白白在說，他不缺乏成名的方法，曾有過可以成名的機會，曾發表過不少的作品嗎？對啦，在從前，大概曾先生‘請諸作家吃了一頓’吃得飯困或是大醉了，把費煞心思用‘成名的方法’去找到的‘成名機會’放過去了——這恐有點近於武斷，曾先生‘聰明’人斷不致如此——於是，於是，在懊喪之餘，眉頭一皺，計上心來；於是，大吹大擂來一個‘提拔無名作家’巴戲‘藉此成名’當然囉，我你還不敢把曾先生‘請諸作家吃了一頓’以及‘寫作家印象記’等等等等的苦心設計忘掉的。

對啦，‘成名’是有‘方法’的，而且還有‘機會’的，我們的曾先生可真‘聰明’，把這種‘方法’與‘機

會”放過去了，（姑且這麼說吧，請曾先生不要以為我在暗笑他的不“聰明”）又抓牢了。——豈只抓牢而已，還再苦煞心思想出過許許多多的別出心裁的法門呢。“生財”固然“有道”，“成名”更“不缺乏”“方法”，善矣哉！

把“無名作家”來“掠取剩餘價值”，來“揩油”，而謀“書局營業之發展”；“書局營業”一“發展”，則大批“新時代文藝叢書”出成；“新時代文藝叢書”一出成，而我們的曾先生立即被稱為“文壇鉅子”矣，此其一。

招牌頂要緊，這，曾先生自然懂得。所以，曾先生覺得單靠“提拔無名作家”，恐怕還患不夠；於是，“我的朋友巴金，，啦，，北新的李志雲也請過我，，啦，，孫福熙語曾今可，，啦，，張資平昨致本刊編者書云：今可兄……”啦等等等等等的字句“不一而足”了。於是，“趙景深印象記“啦，”章衣萍印象記“啦，”郭沫若印象記“啦等等等等等的“大作連篇連牘了。只要你肯耐點心去翻翻“新時代”裏那後面幾頁的“文壇消息”便會覺得那些記載只不過是“成名作家”“曾今可氏”的個人日記而已。什麼雜誌特約撰稿員，什麼各人邀請“同好，”什麼大會開會，下面斷斷不會缺乏“曾今可”三個大字的。至

於寫作家印象記，交過話的與見過面的自然不消說，連在某會場上瞥見過背影的，某雜誌上瞧到過照片的，讀過作品的，只要是“成名作家”，無不“一併俱全”。這樣一來，我們的曾先生不但是“成名作家”，是“提拔無名作家”的救主，而且又是“作家印象記”專家了。至於約好個把“互為狼狽”的朋友在外面鑽營鑽營，又搖身一變而為國際“成名作家”，當然也靠在“朋友”的力量上。此其二。

曾先生不但“朋友”（當然是成名的）很多，能夠“藉此成名”，而且還有大得叫人家齒軟的勇氣，光明正大，堂而皇之地站出來，拍一拍胸膛，叫一聲：“咱乃曾今可是也，為當代中國天字第一號之文學大家，成名作家巴金之朋友，列位其驚駭否！”這種法螺隨處亂吹，以冀提醒大眾，明白他是何等身材，應當燒香三根，九跪而九叩首之。瞧，曾先生自己的談話——

“他們很崇拜你，因為你是文壇底鉅子！”，（“你”便是曾今可——作者）

“在上海總有好多不相識的讀者寫信給我，他們恭維我的作品，而且還告訴我許多有趣的事情……”，

“我並不缺乏成名的方法，也曾有過可以成名的機會

，我發表過不少的作品……，，

“這稿，本來到處可以登，……惟這期因是無名作家專號的緣故，我的文稿因此未便列入……，，

“……”

等，等等，等，等等，等……

此其三。

“成名的方法”與“成名的機會”，自然不會單單這些些”，“聰明”的曾先生妙策巧計頂高明而收效頂大的還多着呢。

#### 四 『詞的解放運動』的元首

“提拔無名作家”這個大頭銜套上了腦袋，我們的曾先生洋洋然大搖其大肚皮了。然而，“成名的方法”是不嫌高明又不嫌多的。於是，“詞的解放運動”尙焉。

啊嘿，曾先生真“能熱心地來開墾這新的時代”，“新的時代展開了”，瞧，“展開了”的什麼，是“詞的解放運動”。這自然只有佩服曾先生的“聰明”，這種破天荒的“新時代”終於仗了我們的教主的大力而“展開了。”只消把一塊紙牌子輕輕地一掛，於是，曾先生的腦袋上又多了一頂“詞的解放運動”的元首的大帽子啦。好在曾先生是個“小胖子”，肚皮既有相當的大，腦袋諒也



不致十分小。不然，我倒有點給曾先生‘‘意外的旅行’’擔憂！

關於‘‘詞’’之能否‘‘解放’’，‘‘解放’’是否像曾先生那個樣兒的‘‘解放’’，已有許許多多的先進者在熱熱烈烈商討，（只要看看近幾天的申報‘‘自由談’’，便可見一斑。）我不想參加任何意見。但對於曾先生的‘‘不朽’’的被解放後的‘‘大作’’裏面什麼‘‘叉叉馬將’’‘‘玩玩紅妝’’之類的創句，則不勝嗟嘆觀止。

自然無須去抄曾先生的‘‘不朽’’‘‘大作’’更無須人云亦云地去抄人家的老文章來藉以糟塌篇幅。像曾先生那麽樣的‘‘不朽’’‘‘大作’’，除嗟嘆觀止外，實在只有半腔冷氣。

‘‘詞的解放運動’’一成了大功，曾先生自然會大享盛名了。可是，前臺做戲，却少不掉直聲叫好的後臺主顧的，曾先生那會忽視或甚至遺忘了這個道理？曾先生多的是‘‘成名作家’’的朋友，後臺直聲叫好的人當然不會缺少。不然，‘‘好評一束’’從何而來？

由發光的招牌，而又馬將，玩紅妝，而創不朽名句，而好評一束，於是，在後台一片直聲叫好聲裏，曾先生搖搖擺擺地爬上大元首的尊位，藍袍脫下黃袍加身矣。嘿啣

，洋洋然，盛矣哉！

然而，曾幾何時，忽地來了一個某人——不，有一夥王八大蛋，（爲的是曾先生乃我的教主，我自然要罵他們這些和曾先生開玩笑的人一聲王八大蛋的！）憑空一把提拉着曾先生的黃袍領頭，憑空一把將曾先生從元首的寶座上摔了下來，而且，而且，而且還憑空不叫聲教主或是元首，反而詈一聲“笨賊！”（可參看三月十日的申報“自由談”）這真要給我們的曾大元首喊一聲：冤哉枉也。

好在我們的曾大元首是一位“聰明”的“好漢，”一定會元氣蠻盛地回敬一聲的：——

“古人與今可意合或則有之，如果說是什麼笨賊，（多不雅聽的名字）我大元首豈好偷竊哉？”（敬仿曾先生尊貴筆調）

### 五 『曾今可』與『金凱荷』與『陽春』

凡是做大元首的人，一定懂得許許多多的戰略的。不然，何能欺騙讀者，又叫讀者心服呢？我們的曾今可先生既然做到大元首，當然不會不懂得這些。豈只懂得而已，還善出奇兵啦。

曾先生辦“新時代”，“提拔無名作家，”爲了要證實“無名作家的作品逐期增加”這句話，勢必要在目錄上

添加幾個新名字。（曾今可這個名字當然是老之又老，舊之又舊的了。）然而，話雖這麼說，可是倒有點使我們的救主爲難了。第一，所謂“提拔無名作家”這招牌，到底只是“以資號召”的，難道天下豈有這樣的笨伯，肯讓自己出錢給自己發表作品的篇幅給那些“無名作家”佔去？第二，自己的名字既然“成名，”但作品却不能不發表。要發表作品，却非容易的事情。君不見乎那有眼不識泰山的“北斗”編者“對於有名作家的文稿，我們未便列入”的信嗎？（原來“有名作家”的文稿，也要“未便列入”的，這倒叫我們這些小子們莫測高深了。）可是，作品却依然不能不發表的。把自作的作品用自己“有名作家”的名字“列入”吧？那不免要受人家說話。於是，眉頭一皺，巧計又上心來：把自己作品放上另一個筆名來“列入”罷！所以，“金凱荷”這名字與“曾今可”同樣地每期不請假了。

一計兩便，我們的曾先生又皺過一次眉頭了。那便是，曾今可編“新時代，”叫金凱荷去編所謂“文藝之友”。一則可以混人耳面；再則，哦哦，乖乖這個可真要佩服曾先生的“聰明”絕頂，便是那所謂“自吹自拍”在“文藝之友”裏，由金凱荷寫出讚美詞來，讚美誰？讚美曾今

可先生哪，乖乖!!

“被窩下做的事情也要給人家曉得，何況我們的曾先生又把金凱荷的作品放到曾今可的‘不朽傑作’中去？在這一點上，雖說曾先生‘聰明，’人可還是公道的，是不是？”

自吹自拍的把戲玩得夠了，我們的救主自然得暫透一嘔，好像目的已經達到，“無名作家”可以不必再去“提拔”了。在“勞苦功高”之後，曾大編輯的眼睛又給，“成名作家”這塊大牌子眩住了。於是，沈從文先生的作品再度地在“新時代”裏發現了；於是，“詞的解放運動專號”出版了。真不愧為“一位主持定期刊物的好漢！”啞門！

好像這個年頭兒的紛擾，影響到了曾今可，變成功了曾今可“多事之秋”了。申報“自由談”裏忽地鑽出一個陽秋先生，正當曾先生專號出得興頭場的當兒，猛地撥上一大盆冷水。為元首者，這是如何消受？何況我們的曾先生正在與一些黃口孺子的“無名作家”抖嘴之餘，恐氣正盛？自然少不掉又要擺出他“成名作家”的身分來教訓他陽秋一頓的。然而，自己給自己說談總覺得有些不方便，不若將計就計，又來玩一套好把戲吧。眉頭又一皺，於是

，巧計又上心頭來了。在這個巧計裏，曾先生輕輕地在自己身上拔下一根毫毛，吹一口氣，兀的又變出一個“陽春”來回敬陽秋了，當然，除辯護外，依然免不掉要給自己讚美幾句的。

呢，曾先生哪，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呢？

## 六 『不少的作品』

曾先生在高興自己居然爬上“成名作家”的高台的時候，大聲呼號道：

“爲什麼不滿於我的人要罵我，竟沒有一人指出我底作品裏面的壞處或不通處來呀？”

這倒是真的，曾先生是“曾發表過不少的作品”的，而且也沒有人指出過它們壞處與不通來過，曾先生的意思我們自然懂得，反過來說便是：“你們儘管罵我，但是我的作品總是偉大的，沒有壞處與不通的呀！”

但是，曾先生，“且慢驕誇！”

曾先生的“不朽大作，”我雖然沒有那樣大的耐心去看，但倒翻過一兩篇。當然囉，曾先生自己有錢，自己開有書店，編有雜誌，可以一篇又一篇地發表出來，一本又一本出版出來，而且又有人稱讚過“巨著”“難得”“井井有條”更而且一版再版的印行過。其“大作”難道

豈非“不朽”？，

然而，然而，曾先生哪，儘管你是『文壇鉅子，』是『成名作家』，我却只是一個愚蠢的樵夫，寧可殺頭也不敢多看你的『不朽大作』，我只看過一兩篇呀，一兩篇呀。而且，而且，這一兩篇又是在那種情況之下讀下去的呢，這個只有天老爺才曉得啦！

我沒有那麼多的閒暇，更沒有那麼大的耐心來拜讀曾先生的許多本『大作』。有人說曾先生的文章有兩種作用，一種是溜溜的酸，吃菜時可以不必鎖江醋；一種是生理上會發生變態，性慾立時會因之衝動起來。但是，據我自己讀過一兩篇的經驗說來，却覺得這些話並不正確；曾先生的『大作』如果真的能有這兩種作用，倒還是好作品，還不缺乏力量。實在，曾先生的作品却只是一個穿着半髦登的旗袍大衣的老太婆，枯皮皺臉地只叫人家發嘔——對啦，能夠叫人家發嘔，這還不是力量嗎？曾今可的『大作』之所以能夠『不朽』，其道便在此了。阿彌陀佛！

然而曾先生畢竟是『聰明』的，說是『要改變作風，多多的修養』了。那麼，曾先生哪，祝禱你，同時也祝禱中國文藝界吧！

## 七 結束了這篇無聊文章吧

實在，這是一篇並不有的文章。

照常理說來，我受過曾今可的『提拔』，似乎不應該反過身來講這些話的，而且又講了這麼許許多多。但是，把心裏要吐的話硬生生地悶牢在喉嚨底下，却有不得不吐之苦。現在有人在替曾今可統計筆戰的對象，把曾今可當做一位久經苦戰的大將，曾今可心裏當然感到說不出的舒適。不過在這兒我要申明一點：我不是有意要向曾今可挑戰，（小子安敢與大將對敵？）更不是取巧來打死老虎，（啊，曾今可豈是死老虎，罪過罪過！）乃是把攔在喉管裏的不得不吐的骨梗吐吐出來而已。而且，還拼命將咳聲放低的。

眼下是怎樣的一個時代，曾先生哪，再不要在那裏計算自己死後有多少女人流淚，有多少書局印行遺集了；再不要在那裏寫什麼『裝過幾個美麗的少女底手書和照片的衣袋，裝過中外銀行底鈔票及支票的衣袋……』了；（噯噯，是那裏話呢，曾先生種種經營的目的，只在美麗小女的手書照片和中外銀行的鈔票支票上呀！）這種叫人家看了要拖出三尺鼻涕的東西，曾先生自己看了難道不會臉紅嗎？嗚呼，『成名作家』呀『文壇鉅子』，巴金的朋友』朋友』，噯，噯……。

不要動胃氣，曾先生哪，不要一氣把你的大肚皮氣出毛病來喲，（嘻嘻哈哈，真太過慮了，曾先生乃『成名作家』，肚子又大，豈不聞宰相肚子裏好掙船嗎？）這可不是玩，曾先生不又是一個女朋友不可勝數的花花老爺嗎？曾先生不又是——真不小心，真是太冒失，曾先生不是說過的『罵倒我却不怕，……如果真有人罵，倒怕會把我罵出名來哩，』對啦，曾先生之所以要東西筆戰，原因就在『出名』；如果這樣，那麼真真該打，許許多多同我一樣蠢的人不都是做了大傻子了，豈不冤哉枉也嗎。

嗚呼阿彌陀佛，亞門！

三月四日在杭州

附來信——

錦章兄：

上次我曾告訴你要寄奉一篇關於批評曾今可的雜文，事後一想，覺得像這種無聊的工作還是不要做好。曾今可，誰不知道他是一個無恥的大腹賈？當他才掛提拔無名作家的招牌時，我，以及幾個朋友，都是上過他的大當的。自然，像我們同樣受騙的朋友好多，然而，現在好像誰都明白了。這篇無聊文字，便是由許多朋友們的憤意的慾憤寫成的，也可以說是被騙後的『無名作家』的供狀！可是，事後想想；如其化工夫去談這種無恥文人，善實還是留點力氣用在馬桶間好。咳，我真不明白那時候竟會心血來潮到這種田地。只不過寫成了，冤枉工夫已經白化了，還是讓它和大家見見面也好。……把有限的時光來化在這種無聊工作上頭，我不禁要抱頭痛哭了！……



……然而，一想到和我同樣地上過騙局的，以及目下尙在騙局中的朋友們，  
我又不禁要一一要什麼呢？咳，無聊文人與無恥文人啲！

### 華僑週報第二十七期目錄

長江流域之水運與鐵	李蔭南
華僑在現在中國之文化中的地位(續)	留·鳥
日本移民海外之發展	劉時英
日人在安南貿易之狀況	易逸凡
荷屬東印度之商業	胡光宇
荷屬東印度的統治組織與制度(續)	楊易中
軍 歌	羅家倫
馬來亞之黃梨	
各省應行興辦事業之調查(續)	
鎮南浦華僑最近商業之調查	
英屬華僑學校調查表	
本會播音講演	
日軍侵熱與義軍抵抗(續)	劉清齋
本會最近消息及工作	
函 福建省政府 嚴飭所屬切實保護歸國僑民	
駐閩綏靖司署	
電慰東北義勇軍第九軍團總指揮馮占海暨各戰士	
本會全體職員縮食救國會簡單	
最近僑訊	
最近國內大事紀	
附載：暹羅強迫教育實施條例	

春 蠶 的 心

王 開 璞

林郁和，這創傷了的年青人，漸漸地蘇醒了。

緊閉着的兩眼這時露出了一條縫隙，從唇間吁送了一口怨抑的感喟，身子稍為掙扎，意識又朦朧地襲入他的神經領域裏。

對這環境的突然的改變，他真驚奇得說不出話來。天花板，牆壁，一切都白得發光。房間裏站着三數個人，他認識是×主任和幾位同事；還有一位穿着西服的，戴白帽，穿白制服的看護立在這人的身旁。再一閃眼，他瞥見棉

花，裏布，高脚杯，盛着藥水的精緻的小瓶，凌亂地散放在床前的小檯上。一種特有的藥水的氣味刺進他的鼻管，意識起了作用，他明白現在已經是被抬到病院裏，自己正睡在病室裏的鋼絲床上。

——我怎麼會到這裏來的？他終于問。

——呵，醒了，你真把人嚇壞！×主任說。看見林郁和蘇醒過來，臉上呈起下意識的苦笑，肩頭卸去了重量的壓力似地輕快了許多。

——真對不住人，其實我並沒有什麼，不過是一時的昏迷。

空氣靜止着。林郁和覺得沒有什麼可以說的言詞，祇苦苦地向他們投報了一個悽然的微笑，在這微笑裏表示出他內心的寂寥和悵惘。剎那間過後，笑紋收斂了，空虛的悲哀籠上他的心頭。精神上，他似消失了「生」之維繫，一種無名的重量擠壓着他的生命。他嘆息了一口長氣，然後慢慢地闔上他的眼簾。

——他疲倦了，讓他休息休息吧，醫生說。

——是的，你好好地休養，我們應該走了。我出去當通知你的家屬，叫他們來看你。

×主任說到這裏，招呼他們走了。他睜開眼來向他們

領領首表示歉意，望着他們的身影在門邊隱沒。

醫生隨着走了出去，看護也去別的房间看望其他的病人，這裏還留下的是靜寂和空虛。他無聊奈地看着凌亂散置在小枱上的棉花，裹布，高脚杯，盛着藥水的精緻的小瓶，他溜視着房裏整個的空間，最後他看到斜掛在窗前的無力的陽光。這時三點鐘光景，空氣被拂上，午後閑適的氛圍，一切都沉浸在靜默裏，他慢慢地從那潔白的被單中伸出手來，撫摩着被裹布包紮着的前額和頭部，覺得腦府裏在作着劇烈的跳動，及至用手放在胸上，他又感到心顫也在那里跳躍得異樣，真地，他的外體雖是陶融在凝靜的空氣中，然而他的內心是火燄般地迸裂了。

——萍的利刃割去了我憧憬的維繫，人生，便這樣地幻滅吧。

空氣中滲進了他的悲怨的嘆息，更外顯出淒涼的幽情。他的兩眼凝視到天花板，天花板上露着萍的驕矜的笑，忽然地，笑容變幻的，代替的是她的朋友的挪揄的色相，結果一切都消逝，蓄滿在眼眶裏的淚水撩亂了他的視線。他吁嗟着，辛酸而苦痛的情緒似針針刺着他的心，晶瑩的淚珠忍不住地滾落在枕上。彷彿在基督面前祈禱的聖徒，膜拜在神龕前的虔誠的香客，他的唇在顫動，淚在洶湧，

似祈求上蒼給予他的憫恤。

實在地，當痛苦的迫來，除了任熱淚狂流而外，還有什麼方法宣洩這內在的哀思呢？流，流，不斷地流罷！

苦痛，悲哀，惱恨，這些像是一簇箭，往事則是一個靶子——愛底萌芽。

枕頭淚溼了一邊，他未覺得，他已是浴在回憶的波流裏了。

北風怒吼着，一個夜晚，×路的街頭徘徊着林郁和的瘦削的身影。他，和他的朋友青，彷彿兩個孤獨的幽靈，在躑躅。街頭，冷冷地，城市被冬底寒威吞沒了，再也見不到那活躍，那騷亂的瘋狂，躲避在一邊戰慄。人流，車流都蟄伏着，龐雜的囂聲也畏懼地隱了起來。兩旁的燈炬仍在照射，但缺了熱，Radio 更是被風聲緊緊地擁抱。然而這對於林郁和是不生反響的，他感覺不到冷的侵蝕，內心的熱烈抵消了外來的寒風，當然，他的朋友，因為他，也不知不覺地忘懷了冷底感覺。

人是一樣地年青，而又同樣地有到炙熱的心情，不獨情感融洽了他們的生命，更有十餘年的友愛維繫了他們的身心，所以在他們間，是不分出你我的畛域，一件問題的發生，誰都得幫助誰去謀適當的解決，假使世界上有所謂

友誼的話，他們可以毫無愧色地承受這兩個字眼。

他們走着，徜徉在邊街上。眼光放到路心裏，一輛精緻的小巧的奧斯汀飛過了，他們隱約地看見裏面一個蓬鬆的頭斜靠在一個有到兩撇東洋式的小鬍子的胖傢伙的懷裏。必然地，青年人是最善於聯想的，妖媚的笑，豐膩的面頰，石榴色的嘴唇……全都他們的心裏燃起了一把烈火，他們憤怒，耶和華太不公平了，咀咒地，氣沖沖地轉過頭來。轉過頭來：銀色的高跟鞋，發光的絲襪，4711，精巧的 Opera Bag，法寶般地在百貨店的門櫥裏羅列着，被白熱的電炬照射出萬道的金光，擦亂了他們的眼花，心頭旋轉着，時代的染飾啊！

從一片片的商店的門前掠過，林郁和這時忽然憶起一些事來，

——哦……

——幹嗎？青驚疑地問，明瞭他又有什麼新的花樣了

——我想買的東西，

青笑了，

——你是說，爲了萍不是？

林郁和沒有方法否認，頷首。

——不過老友，愛情不是建築在物質的報酬上的，而是奠基於熱誠的心，否則，那直是對維娜斯的污辱。

林郁和也感到自己是近乎下意識，不過他還在強辯，

——固然愛情不能用物質來建築，可是牠有促進愛情的可能。

——是的，你說的是妓院，在那里，一切才是用物質來衡量，至於愛情，與物質是不生些微的關係的。

時間裏流過剎那的靜默。

——你的話有到相當的對，然而可以這樣的說，就是表示我的心意吧。

——與其這樣，勿甯作一次愛的Attempt了。

於是經過了一番斟酌，共同的原則便決定了：Attempt的觀點出發，物質不需要眩耀和奢華。這樣，他們步入百貨店的進口，林郁和花費了一點極其微末的代價。

歸途上，林郁和的心頭盤集着，想到自己的幸福和悲哀都寄託在這次的試探，他不禁顫抖了。

本來，林郁和，這愛底至上主義者，這年青而又熱情的 Sentimentalist 是絲毫未想到愛情會這樣地渺茫的。他以為憑着熱情，不患不易得愛底報償，在愛的領域裏，熱情不是最迫切需要的原料嗎？熱情，愛的火花，可以燃灸

了少女的青春，融解了人心靈的冰實，所以林郁和意識到，萍的少女矜持的壁壘，摧毀在熱情的襲擊之中。

然而，在這裡，林郁和出乎意料地失敗了。他聽到喪鐘振響在他的生命底途上。

兩日後，信投遞後的第三日的事，林郁和照樣地在他的生活的禁獄裏忙碌着。忽然地聽差遞過一件信來，並且說，

——怪沉重的。

信，這是不值得驚訝的，但是「怪沉重的」却猛地刺了林郁和一下。他尖速地接過信來，命運壓在他的掌心裏，因為一種棉質物給與他以柔軟的感覺，他的心漸漸地冷了下來。再看到那熟識的字迹，生疏，隔膜，這一切從信面上所流出的空虛得非常之淒涼的情調，他的生命之燈熄了。

世界暫時地消沉了下去。

翻過身來，不敢徘徊於往事的迴憶中，往事太使他苦了。他深深地嘆息着，兩眼釘着白得發光的四壁，好像要在上面發現靈魂似地，目光那樣地凝注着，

——假使人生都是這樣地悲哀，真悔不該來嘗試這人生的幻夢，世界對於我，夠殘酷了，牠處處全為我安排下



苦痛的陷阱；二十年來的遭遇，不說桃色的一角難以窺及，甚至點綴了生活的全部的盡是辛酸苦辣的黑暗面。現在青春的殘留裏，心靈上又給竄了一刀，唯一的憧憬也毀滅了，我還有什麼摸索，在這崎嶇的途上？

女人，在他的以往的意識裏是溫柔的天使，然而現在則是狠毒的惡魔了；他痛恨着，咀咒着她們的賜與。

——是時代的進展？冷酷，虛偽，成了這世紀的核心，正披着青春的金光的少女也有到毒辣的手腕了。

嗚咽透出了靜寂。

太陽的餘暉逐漸地逝去，天空的暗灰色似佈滿了敗絮。陰影從各個屋角裏爬出，更外形成這房間的幽僻。有時，一兩隻寒鴉在窗前掠過，這，無疑地，又多給他一種嘆息的資料。

——又是黃昏了

他淚瑩瑩地看到窗外的寒空，聲音彷彿是病人的呻吟，

——昨天的黃昏還有那里憧憬，希望，期待，今天却全部地破了。也許現在的黃昏中還有我的呼吸，明天將無我的存在。未來，未來……

他的思路尚在綿延，可是門外的步履聲疑聚了他的心

情的奔竄，他注視門邊，門在這時開了，進來的是穿着白制服的看護，後面隨着他的母親。

——怎麼一回事？早上好好地出去，現在却睡在這里了。

她是一個四十左右的中年婦人，一個慈母的典型。她穿着樸實無華的衣裳，一種端莊濶厚的長者氣味流露在她的靜穆間，慈愛則無須乎用行爲來證明，她的面部的條紋便描盡着慈祥的痕印。

慈愛本是人類的本能，慈母沒有不愛她的子女；至於林郁和，更是異樣地被他的母親痛愛着。我們不能說這是她的畸形的偏愛，這年青人是有到獲得他母親的痛愛的絕對的理由。

她走進來，看見林郁和負了重創似地縮在床，頭部被裹布包紮着，臉上有到沉鬱的表情，她明白她是爲或種事件嚙了他的心而苦惱了。她走過去把身子輕輕倚在床上，用唇去貼他的面頰，試探他是否在燒熱；並且，正好像照應了一個孩子，她是那樣地柔和地爲他蓋好身上的被單，撫摩着他的頭部，期待他的回答。

他故意裝着笑容掩飾他的母親，而熱淚則不自禁地滾流在他的頰上。更因爲看護把電燈開了，他的淚珠在燈光

裏閃爍着。光是他沉默，不願意給他的母親來分擔他的煩惱，但他不能逃開她的慈祥而急切期待着的目光，終於懶懶地說，

——這是沒有關係的，我根本無一點病，或者是因為工作操勞了，所以忽然地昏迷了一會，而他們不明白究竟，唐突地把我送到這里，其實事實上何必如此呢？

他的母親笑了，感慨地，

——不必再說吧，事情誰不知道？不過我的意思是，郁和，

看護覺得沒有在這裏的需要，走了出去，她繼續着，

——你應當想到你自己以至你對家庭的担負。你不是自認為覺悟的青年嗎？難道說，覺悟的青年是應該這樣地消沉？在以往，我對你祇是信任，尤其關於所謂愛情，我知道這是一般年青人看作比吃飯還要重要的。然而愛也應當有愛底正軌，從愛情裏尋求安慰，却不能因為愛而摧殘了自己的生命。

她沉痛地說着，想到這年青人的愛底創傷，她一面體驗到癡情的郁和的痛苦，另一面則在心中咀咒着女子的殘酷。一種感傷的浪花震搖了她的慈祥的心，淚珠噙在她的眼裏。

——還有，以前我曾和你說過，時下的女子，十有九  
是蛇一樣地殘毒，她們也知道愛情？金錢是她們的目的，  
欺騙是她們的手段，可憐一般苦痛的孩子就被這許多女人  
摧殘了。

——我一切都明瞭的，然而，熱情呵，青春呵，

——青春，熱情，這祇是暫時的幻影，爲什麼不用理  
智征服牠呢？

——理智？是的，我也曾作過這樣想法，但是理智剛  
要抬頭時，熱情却把牠毀滅了。

她停了一停，聲音裏呈着顫慄，

——難道說，妳便是這樣浪費了你的生命嗎？

房間裏好像深谷，悲抑的泣聲在靜的空氣裏細流似地  
流着。

林郁和的人生在這悽涼裏埋葬了。

又掠過了一個夜，蒙覆着人羣的，是明朗的清晨。

開始了人們的甲虫似的蠕動，忙亂地，迷惘地。城市  
的囂聲衝進了×病院的樓上之一角，使林郁和沉痛地想起  
風雲的變幻來。

太陽仍展開了牠的永恆的笑靨，鳥也離開了牠們的窩  
巢在謳歌，然而這於林郁和是不生些微的感覺。這年青人

已是一隻中了獵人的彈丸而傷踏了的兔子了。

當看護幫助他梳洗之後，他嘆息了一聲，便又把身體送在潔白的被單裏去，讓寂寞來剝蝕他的生命。可是在一轉身間，門上嚮起了剝啄，他睜開了疲倦的眼，

——誰？

——我！

——進來。

跟着門閃開的是，

——郁和，怎麼了？

見到進來的是青，傷心的事是又奔竄在他的血流裏，他感到，熱淚何以是流不盡的？

——完了，一切都完了。

——熱情遭到了拒絕不是？

——還有什麼呢？人生便這樣結果吧。

視線射在苦痛與悲哀的交合體上，靜默默地，火欲煽着他的感情，同情自然地付與了。用上唇咬着下唇，費力地緊握着拳頭，他的腦幕上映起一幅慘痛的圖畫：年青的孩子無抵抗地匍伏着，一個美麗的殘忍的女魔把利刃放在他的項上，而且在圖畫的上角標着「熱情底代價」。他是憤怒了，萍在他的意識裏不是如此之狠毒的狠，如果真地這

樣，愛情祇有塵封在世紀的罅裏。

他的目光旋轉着。白的被單，白的牆壁，明亮的太陽，然而想到他的朋友的前途，眼前忽然黑了。

——郁和，

含着淚珠的眼睛注視着吐這話的嘴，要從他的口中獲得安慰。不幸使他失望，當他說了這話，繼續的不是語句，而是嘆息了。

青頹喪地在床邊坐下來。

——幹麼要灰心？你應當握緊了你的青春的餘賸，創造未來的人生。要明白，至少我自己的意見是如此，這次生活的突變不是喪鐘的喘鳴，而是使你生活向上的動力。

——錯了，這祇是一隻幻夢而已。在過去，我是熱愛人生的，把全靈魂放在未來的憧憬上；我常忽略了目前的痛苦，在希望中爬過了我的青春。請問現在我還希望什麼呢？我祇有呻吟，落淚，掙扎……

——然而……

然而踏步聲走近，林郁和的母親進來了，

——車子已經僱好，現在就回去罷。

——回去？回去於我也是無益的。

——郁和，就是你不為自己着想，也不應當使你的為

你辛勞了二十年的母親太苦了。

這樣，五分鐘過後——

一顆支離破碎了的二十歲的年青的心，在街頭飛過了，  
隨着街車的抖動，塵沙的滔滾。

### 蕭 伯 納 與 女 優

---

新近來華遊歷的喬治，伯納，蕭，在最近由 Christopher St. John 編的“愛倫黛莉與蕭伯納的通信集”中，有下面這麼一段：“在二十九歲，我穿了一件褪色的而且袖口用剪刀剪壞了的綠色外衣，一雙破靴子，所以我對於任何女人給我的容忍感到極大的慚愧。後來，我找到了職業，做了一套新衣服，因此，便有一位太太立刻邀我去喝茶，用手擁抱我，和我親嘴……”哈哈哈哈哈，蕭翁真是一個有趣的老頭子！

(西稔)

悽

惶

(續)

程 景 頤

三

第二天，夢華提着一隻籐箱，不顧一切的跳上火車。他只是驚驚惶惶的，不但不敢向車窗外看月台上的人，並且怕車裏的乘客們向他注視。坐在對面一個穿呢中山服，留着仁丹式鬍子，看去好像是混稅收機關的人，他看見他在擦火吸煙時，眼光從他的臉上掠過，他急忙低下頭，恐怕他看出他的形跡；他這時完全像個初次試驗的小偷兒，既怕月台上發汽的人追上車來，又怕車上人將他捉住。



交給那個被扒的人，或通知站上警察，將他送到拘留所去。坐在他左邊的人擠了他，他便向右邊讓讓，右邊的人擠了他，他又向左邊斜斜，他絕沒有與他們抵抗的勇氣；心臟只是緊急的跳動着，神經只是紊亂的麻木着，他沒有喜怒哀樂，意識，也忘却了他是到什麼地方去，更不記得他為什麼要到什麼地方去，他只有恐懼，恐懼到好像心胆俱裂！

——這真奇怪！

他深深的舒了一口氣，想藉此鎮定內心的騷動。

——我為什麼要這樣呢？我怕誰呢？

他很勇敢的抬起頭來，並且看看全車上的人，他才知道車已經開行了，已經望不見車站了；於是想起他的夫人來，他又墜入恐懼的深淵。好像他在左手抱着他的女兒，右手攀着他背後的車窗，披散頭髮，狂嚎慘叫的隨着火車向前奔跑；又好像他的父親，跳進車來，捉住他的衣領，怒很很的罵道：「孽子！你到那裏去！」他接連打了兩個冷瘡。

——唔！唔！

他在自己厭恨自己不應該這樣懦弱，更不應該想到這些可怕而又無聊的印象來恐嚇自己。於是他再看看全車的

人們，他覺得在每張面孔上，都有一種期待的表現，他想：誰是爲了消遣來坐在這車廂裏？是的，誰都有自己的希望，火車原是爲了攜帶人們追求自己的希望而存在的。教師們在籌劃着怎樣可以使學生們捧自己的場；商人們在籌劃着某種貨物，爲了某種關係，準可投一次機；律師們在籌劃着到法庭上怎樣替被告辯出理由來，好得兩萬元的酬金；政治工作的人員們在籌劃着怎樣可以得到上級長官的歡心而保持着自己的飯碗；就連對面這個穿中山服留仁丹鬍子的，雖然才丟了香烟頭又捧着一盒陳皮梅在吃着，但心裏一定也在籌劃着怎樣可以使五萬元的收入只呈繳四萬五千，而不致於露出馬腳來，如果他真是混稅收機關的話。可見人原是希望的傀儡，誰都在受自己的希望牽動着，尤其是這些坐在火車上的，沒有一個單爲了消遣而來的。那麼我爲什麼要怕呢？並且他們還夠不上比我，他們雖各有各的希望，但總結起來，總不外乎金錢的攫掠；哼！攫掠金錢，這是多麼醜惡呀！我絕沒有受過這種醜惡希望的牽動，我也絕不是爲了這種醜惡的希望而來的；我是爲了追求愛，是的，我爲了愛而來的啊！愛，這是多麼清潔，多麼高尚，多麼神聖的一種人生的道德！他們能同我比麼？他們是怎樣可鄙，我是怎樣可驕的人！我真不屑看他們

，同他們坐在一塊，都是我的不幸呢！——他果然真的不屑看別人了，從衣袋裏用力的抽出烟盒，捏了一隻，不躊躇的向左邊一個正在吸着烟的人說：「對不起，火借給我用一用！」烟點着了，很興奮的吸着，胸脯挺直了許多，但眼光却仍然向下垂視，他看見車廂的地板上，安放著許多縱橫散亂的腳。

他感覺着一種疲倦，雖自己在極力的興奮着。他渴望夜的到臨，黑暗掩沒了一切，他看不見人們，人們也看不見他，甚至連呼吸都只在暗中摸索；在暗中摸索，他似乎才有保障，和安置懸吊着的心的處所。

灰色的天宇，覆蓋着銀白色的曠野，在散布着靜的神密。他因為厭倦——實際上也可說是畏懼再看車裏的乘客們，於是掉過頭來，臉貼着車窗的玻璃，向着清寥勻靜的雲和雪的宇宙出神。他覺得如果這時竊仙在他的身旁，攜着手，臉相偎着同看，他將化身成爲歌舞劇葡萄仙子中的時挽着他夫人的臂，在這人跡絕滅的曠野踟躕，那是有無限的慰安的；好像她有一種力量，可以防禦人們所施給我的殘害；我彷彿是一隻雞，受了鷹隼翱翔的巨影所恐駭時，母雞立刻伸出翅膀來掩護着牠，使牠可以很平穩的安睡去。

「票！」 票「！」兩個穿制服的查票員，嚴肅而毫無和藹氣的站在他的面前，他注視着這白皙略嫌瘦削和微黑略有鬍鬚的兩張冷森森的面孔，他覺得他們是來與他爲難；當他的手在衣袋裏觸着二寸多大小的長方形的硬紙片時，牠予他以不少的勇氣，他覺得他有相當的力量和武器，可以抵禦他們的襲擊。結果，他果然勝利了；面孔白皙而瘦削的查票員，僅在他的票上，用紅色鉛筆，畫上一條很粗重的綫條，沒有話說的遞還給他，又以同樣的態度走向他的左邊一個客人面前去了。他做出沒有剛才那種對於查票員的恐怖的心裏而與別的人們一樣平坦的態度，很大方的站起身來，整理整理全身的衣服，並且很響亮的咳了兩聲。

車廂裏忽然起了騷動，許多本來坐着的都站了起來，並且掉過臉去，伏在車窗上向外張望；許多本來站着的都眼光灼灼的想趁着這個機會，得到一方坐位；更有許多人，很慌亂的檢點箱子，網籃，行李及其他零零星星的什物；原來是一位熟悉路程的乘客，報告了一個很有破壞他的剛才才略平息的心緒的力量的消息，說是快到P站了。

P站於他原沒有什麼關係，他既不是目的在P站，而P站又離開他的家鄉很遠了；但他總感覺着車的停駛，是

與他不利，站上一定會有人發覺他的祕密，甚至他的父親或他父親派的人，在這裏截住他。他的理智雖告訴他這是事實上絕不會有的怪事，但他總以為那是太僥倖了！

經了這一度的變動，他夫人的幻影，又浮動在他的眼前；好像閻瑞生太慘的殺害了李蓮英，神經上受了重大的刺激，時時感覺着蓮英的鬼魂在跟着他追命的一樣。無論如何自己解釋不開；幻想中他夫人的淒慘的將來，幾乎使他發狂，並且要呼天搶地的痛哭！

嗚嗚的車吼聲，叫破他的心靈！他很想哀求司機的人，趕快塞閉機車的汽管，將這種恐怖的叫喊停止。但事實上是不可可能的；火車終於是繼續的叫喊着而減少了速率，由緩緩的而蠕動的進了P站。

在一片嘈雜的聲音擾亂中，車廂裏一大批的乘客們，忙着向車門外很費力的推擠。穿中山服留仁丹鬚子的那位，也雜在人堆中想推開左右的人叢，讓他先跳下車去。同時，月台上另一批的男女老幼，也很慌亂的向車上擁爬。大蓋在P市的社會裏，有許多希望的憧憬在等待着下車的這一叢人羣去取捉；而上車的這一般人們，又另有他們的希望的憧憬在別的許多地方招引他們；這是人生的意義呢，還是社會的靈魂？

——人生是這樣的滑稽！社會是這樣的神密！

緊蹙的心臟，他覺得漸漸的開展了。

他一方面在鳥瞰着人類，一方面又可笑着自己也是這偉大的人類中一個分子；他由於感覺到自己的渺小，聯想到由這渺小分子，竟造成這麼偉大的世界！更鬧出每個人盡一生的時間也經歷不完千百分之一的光怪陸離的亂子來！而尋根究底，都不過受了希望的牽動。人們說：「人類爲圖生存而競爭」，再淺近些說：「人類爲求麵包而動亂」，這雖不完全是騙人，但至少有一大部份是的；因爲人類若僅僅以麵包爲鵠的，那麼，人類的問題，便很容易解決了。誰相信呢，五卅，五三等次的大屠殺，是撒克遜與大和等民族的爲了要圖生存；冬天擁姬圍爐，夏天坐汽車兜風的老爺們，也缺少麵包？但是他們的動亂，或着比別人更強烈些。可見希望的魔力，是最偉大；但人們自己竟不知道爲的什麼只一步一步的希望，便不得不一天一天的動亂，有時在夜間安眠的時候，靈魂還要游離出來同別人爭執呢！就如我和筠仙，她住在C城，我住在N市，我原不知道世界上有個什麼筠仙；繼而她到N市求學，與我既同學校，又同年級，又同教室，於是便相識了。當初只想若能夠同她常常說幾句話，便是無上的光榮，便很夠在同

學們面前驕傲了；繼而果能對面談話了，並且常常的；但又覺得她與我談話也與別的同學們一樣，便又想若能夠同她作了很要好的朋友——超過一般同學感情的朋友，才是無上的光榮，才能夠在同學們面前驕傲；繼而果然感情一天一天的濃厚起來，她常常邀了婉麗或其他的女同學到我家裏去，又常常代我說項，允許我加入她們的隊裏去看電影，去遊名勝，這是一般男同學們所渴求不得的幸福了；但我又覺得這太空洞了！將來畢業後，各自東西，也只等於作了一場甜蜜的幻夢；便又想着若能夠得到現實的結果，那不僅是光榮，不僅能夠在同學們面前驕傲，我直是一個「天之驕子」，是全人類間的幸福者！……因此，便鬧得我個人方面，受了多少憂傷憔悴；家庭方面，也鬧過一次大大的亂子！……家庭裏的亂子！……唔！——愉快的眉宇間，繖的佈上一層陰森的冷幕，他立刻回復到過去的一個不幸的下午：

父親聽了母親轉告的消息，不知怎的只要尋他痛打，母親着了慌，站在門外等他回來，倉惶而又泫然的流着淚吩咐他小心；並且叫他進去後，先到祖母的房裏，看看靜動。祖母房裏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母親也不曾跟進來。他懷着滿肚皮的鬼胎，不曉得這時的父親，究竟變成怎樣

的狠惡？他蹣手蹣腳的站在窗前，向外面竊聽。

「年紀青青的不知道好歹，訓誡訓誡也就夠了。」祖母的聲音裏，含有替他討饒和命令的兩種意味。

「打死他甯願叫媳婦守寡，免得作怪！」父親的嚴厲，簡直毫無商量的可能。

「小孩子一時糊塗，我看你能夠真的打死他!？」祖母漸激烈起來，但仍有愴然的情調。

「這並不是什麼了不得的大事；……」他聽了二哥的話，他幾乎跑出來跪在他的面前，因為他以為這是一個表同情的口吻。「……別人不替他作主，看他有什麼能力去離婚。」滿腔的熱望，變成憤恨，二哥並不是同情自己，却是調停祖母和父親間的爭執。

這時候，母親忽然將門帘掀起，引着姑媽和姊姊走了進來。

「你這孩子！」姑媽用食指在他的額上，點了一下，笑着說了這一句沒有下文的話。

「你在家裏幹的好事！」姊姊露着笑的神氣在怒容裏。

他說不出什麼，臉紅紅的作着苦笑；母親也只嘆了一口氣，看着她們坐了下來，便又走出去了。

姑媽，姊姊，他，三個人又相視的笑了一笑，但終於



沒說話。

母親扶着祖母走來了，父親也在後面跟來，森冷的面孔，使他頓覺消失了全部的勇氣，他下意識的靠近些在姑媽的身旁。

祖母微紅而枯燥的眼睛，俯視着地板。母親不斷的在注視父親，姑媽，姊姊以及他的面孔；驚疑的神情，好像期待着一個不可思議的時光的到臨。姊姊微笑的看他一眼，似乎想說什麼，因為看見了父親秋霜一般的臉色，又停止住了。

全室籠罩在靜寂的，神密的，並含有恐怖性的氛圍裏，各人都懷着一個很神氣的心裏，在互視着別人的臉孔。

「華！」姑媽破壞了岑寂的氛圍，並且逗引得每人的視線都集中在她的臉上：「你還敢麼？——要離婚！」她以為這是很滑稽的一回事，所以話音裏有點開玩笑的意味。母親和姊姊，也就覺得週圍的緊張，輕鬆了不少，所以都笑了。母親在笑時還掉過臉去看看父親；而姊姊却不躊躇的說出話來了：

「千萬不要糊塗了！你只知乘一時的高興，去滿自己的心意，你的妻，——你想着沒有！將怎樣的安排！」

「並且她並不真是壞：在我們面前，從不收違拗；作

起事來，更不知道躲懶；就是對於他，也是要臉朝南，不敢臉朝北；想起來，她還不夠可憐嗎？作在人前，吃在人後，喊娘叫爺的，她圖些什麼呢？」祖母向姑媽和姊姊訴說他夫人的委屈時，流露出兩方面的情緒來：既可憐着孫媳婦，又疼愛着孫兒，但不該這樣不體貼她們而令她們左右爲難。神光暗淡的眼球上，居然沁出品澀的淚珠。他雖然看見，心裏却不起什麼作用。他只聽見二嫂和四嫂在外面吱吱嚶嚶的不曉得說些什麼；還夾着些小孩子們的玩皮聲。

這時只有大嫂在房內替各人端茶，高興的神情，他看出她在自傲着他的大哥和她是很恩愛的。最後，她也斟一杯茶給他，他伸手去接時，她向他得意似的又像譏諷似的一笑，他雖知道她是在幸災樂禍，但茶接在手時，他不由的只向他父親偷看一眼。

「還有，」父親好像和緩了：「就讓你離婚，但是到法庭上依法律手續，你要給她今後的贍養費，你拿出來！——哼！我看你拿出來！」最後一句口吻，很是堅決，顏色也非常的可怕，彷彿是譏刺，又彷彿是勒逼。

「這是不錯的！」姑媽和姊姊同聲向他笑着，以爲這一下，準於將他難倒而掩旗息鼓的不敢再作怪了。但他却

感着這是莫大的羞辱，頓時全身的血管，都緊漲起來，他忍不住的憤然道：

「男婚女嫁，各不相干，我爲什麼要給她贍養費？」

眼花撩亂中，他看見他父親舉起手裏的茶杯向他擲來，他很清楚的聽見一聽巨響，陡然感着腦蓋骨一陣酸痛，喉鼻間一陣血腥，昏曠中，他知道他是躺倒在姑媽的懷裏，並且聽見在她們的一聲慘叫裏，父親恨恨的走出去了。

火車的恐怖的狂吼，又在響澈心肝，驚得他在沉迷中打了一個寒戰，他覺得是母親們在他身旁的一聲慘叫！

#### 四

今天早晨，慕琦也起了個絕早，彷彿有一種迫切的請求衝動着他；但是他去了盥洗室時，他立刻感到一種無可如何的無聊。

雪是停止了。天仍舊陰暗暗的。夫役們掃出的一條條窄狹的路徑，深陷在四面積雪的包圍中，好像原野間縱橫交錯的溪流。他對着雪，覺得心地清淨了許多。只是面部和手背，太受寒氣的刺激，鼻孔中在一陣陣的發着酸痛。他只得踱回寢室。這時除去T被他推門的聲音所震動，翻了一個身外，梅蘭芳和B仍舊蒙着頭發出呼聲，C灣曲着頸子，將臉藏在被裏，露出後腦和脊骨的上端來；十字布

繡着 Sweet Dream 的枕頭，斜放在腦後，於是他意識到睡着的人，是很有趣的，他輕輕的露齒一笑。

「這樣的冷天，你們當先生的——其實他是學生——應當多睡一會呀！——今天是星期呢！」宿舍的茶房，看見他已經洗嗽完了，從茶爐裏擰了一壺開水來替他泡茶；覺得他是很無意識的，又以為他是忘了今天是星期呢。

「醒早了，睡着也很無聊！」他不經意的回答一句，看他泡了茶，又很小心的帶上門走出去了。

他籌劃着今天是星期日，是向婉麗作一度探試的絕好機會；既可以到她家裏去，又有夢華走了的消息作談話資料。雖然婉麗的家庭，他和夢華是常到的，但這次沒有夢華的陪伴，一顆心也就不能如往次的坦然了。因而他反覺懊悔，當初夢華不該把我的心思，明白的告訴婉麗，這時候以感情較厚的同學的態度，在星期日到她家裏去談談天，甚至約她到戲院看看電影，到菜館吃兩杯酒，或者到F河邊去賞賞雪景，都是很光明正大的呀！現在却不能這樣的坦白了；她的心中，既有了這麼一回事，那麼今天我一個人去，她不用觀察，便看出我滿肚皮的鬼胎；她鄙視的心理，討厭的態度，或許不待我坐下就表現了出來，這豈不是頓時就毀滅了一切的希望！？然而今天的機會，又很難

得；雖然我們同在一個教室裏，但越是在人前，才越難爲情哩！

——今天非去不可！他無意中說出聲來，他急忙向別人的床上看看，在自己微待着不會被別人聽見之後，他覺得今天就是今天了；今後的命運，就看婉麗今天的裁判了。心臟急劇的振動 使他感着全靈魂被浸在惶恐和羞慚的苦潭裏！他機械的站起身來。他看見梅蘭芳和 T C B 們，都依然很甜甜的在睡着。

出了寢室，才到自修室裏，張林——自修室的茶房——在用許多廢紙向火爐裏生火；滿室瀰漫着淡藍色的輕烟。他兩手托着自己的下頷，向爐裏的火烙燻望。張林一面引火，一面向他敘說自己對於火爐的經驗，他很不耐煩細聽，但又以爲這是在這時間內的唯一的消遣材料，他終於問了幾句關於火爐的問題。

張林的成功，給予他不少的無聊。他走到自己的座位上，一排用銅書夾約束得像屏圍一般的書籍，矗立在眼前；他順手抽出一本『The New World』還不曾翻開，不安定的心靈便叫喊出不能忍耐的煩燥，使他憤憤的將牠送回原佔的空間裏去。

——看看小說吧。

從抽斗中翻出一本羅西著的「你去吧」，他忽然迷信起來，他以為這個書名對於他是太不幸了；或許就是今天將要有一個羞辱的，慘痛的，失望的，遭逢的朕兆！於是幻想中起了一種恐怖的擾亂。在麻木中他瞧著「你去吧」靜靜的躺在眼前。

——「你去吧」！婉麗或許更加重一句說：「無賴的東西」

完了！一切都完了！什麼幸福，什麼樂園，什麼桃色的人生，不會實現的幻想，只是底片上的色相，輕輕的便被婉麗一句含有刺人的光芒的話毀滅得只剩下一些模糊的傷痕；唉！夢華喲！你會知道婉麗對我竟用出這樣慘忍的手段嗎！?……………

——這未免神經過敏吧？不就是我太怯弱呢！婉麗在過去雖待我冷冷的，但無論如何是看不出有惡的含意；這並非我自信心的武斷，夢華也這樣說，同學們也有竊竊的懷疑着她對我的神情和態度完全與對別個同學兩樣，總是這樣沉默着；我有什麼事或什麼話要向她說明或要求時，她雖然從未改變過那種莊嚴的態度，但也從未有過嚴厲的拒絕；據夢華說，這有兩種心裏，一種是試驗我的個性；一種是誠意的相處，自然要掃除虛偽的謙和呀！……………

於是他彷彿真的探試着婉麗爲她醞藏着的深情了，恐怖的擾亂，平靜下去，而愉快的興奮，又週流於全身的脈管；很驕矜的拿起筆來，蘸飽了墨，又翻出一張信箋，凝精聚神的寫出下面一句祈禱的，皈依的敬禮詞：

「愛神喲！我捧出天真的誠懇，接受你的洗禮！」

x x x

他從迷離惛恍中吃了早點；他更從迷離惛恍中看着一般同學們，有的在很忙亂的堆砌着雪人雪獅；有的在很閒靜的用竹竿敲着瓦溝中吐出一條條的冰柱；有的在很奮勇的用兩手將雪撲成團兒，各向他們雪戰的對方拋擲；但他除去一陣陣感覺着剛才在盥洗室用熱水洗過重行塗上一層雅霜的面部在吸收着淨淨的冰冷外，這些一團團的紊亂，是不會留些印象在他的從眼前掠過以後的意識上。他只兩手插在褲袋裏，悚惧的，摸索的，像行竊一般的在許多狹道裏向前門走去。

——實有點不很妥當！他走到校門時，他又躊躇起來：她無論如何是會將我當懷着鬼胎的人看待的。這足以使她生出鄙視的念頭，更足以使他作出不歡迎的態度，那是多麼過不去呢？還是不去的好，留這不斷的希望，不斷的希望着，操之過急，一定會壞事的！只是想雖這樣想，實

際又不願走回去；她的小書房裏的一切陳設，都浮現在眼前：淡灰色現着白花紋的窗幔在靜靜的垂着，下面紫銅色的Desk 上鋪着綠色的氈毯，兩人並坐的 Sofa 靠在掛着三幅西洋油畫的鏡框的東邊板壁；對面呢，四幅中西混合的風景畫屏之下，籐質的圓桌上，紅底白鳳的綫毯在垂着四角；北牆的兩面窗子之間的書櫥中，還有許多是他和夢華贈她的站裝書籍和雜誌；一架小小的火爐，放在 Sofa 與 Desk 差不多相等的距離，恰成一個三角形；前十幾天，他還和夢華並坐在 Sofa 上，她呢，坐在 Desk 前的活動椅上，三人圍爐談天；婉麗雖消失了以前的活潑，常好默然，但待客的深情，是使他們兩人在心靈的電流上都有留戀的要求的。他追憶着，回味着，這是多麼深沉甜美啊！在這無聊的星期日，又有好的談話材料，不乘機進行，未免太懦弱了！並且也太滑稽了！於是舉起腳來，走了幾步，將要出校門了，恐懼的心，又怦怦的活動起來：萬一她聽見夢華走的消息，一時受了刺激，她會疑我是特地向她取笑，至少她也要討厭我是向她投機；還是等等吧！不久她一定會知道並且一定要來問我，那時我便可以避免這種種的嫌疑了。想到這裏，他掉過臉來望望，幾乎要回頭走去；但一剎間，星期日的學校的枯燥無聊的情調，又逗



起他非去不可的勇氣；夢華冒雪逃走了，這是多麼重大的新聞啊！我是確有通知她的義務和必要；因為夢華和我與和她；都是一樣要好的朋友，我拿要好朋友的态度，我是應當急急的誠懇的而且很苦惱的去告訴她，忠厚的她絕不會並且絕不當惡意的仇視我；不過我也當只確確實實的站在朋友感情的立場上去通知，而不要露出一點另一方面的意思來，那麼她也就一定不至於盲目的怪我了。這時他才鼓足勇氣，很鎮定的向門外走出；但是突然一種聲音抵到面：

「到那裏去，慕琦！」他驚詫得立刻說不出話來，但還知道點點頭，他看見婉麗和三個女子同時向他很神氣的笑笑，走進校裏去了。他在神經短促的凝默之後，才意識起剛才和婉麗同陣的三個女子，一個是王如梅，一個是曹碧雲，一個是周雪琴，都是和婉麗感情最好的同學。

他竊笑他自己剛才太滑稽了！並且太幼稚了！一切的恐懼和騷亂，都不過是庸人自擾；像酒醉後，瘋狂，又像夢魘中的癡迷，假如不遇着婉麗的湊巧，不知道更要自擾到什麼程度？……不過也許能夠走到婉麗家中，和她親匿的談得很投機的；但現在是完了！迷惘中一切的計畫和希望，都被她輕輕的毀滅了！算了吧！安靜些吧！還是

留這不斷的希望，不斷的希望着吧！

他坐在自修室裏，鎮定了一會，又默想了一會，枯寂的氛圍，又漸漸向他包圍攏來，使他感到一種被擾亂的不甯，不禁又想起夢華來。這時不知道在火車上作什麼念頭？快樂？悲傷？跳出家庭的羅網，固然得到了新生命的泉流，但一個人永遠的失去了故鄉，恐怕在愛神的笑眸中也會流出一滴兩滴的悵惘之淚吧！夢華這樣的硬幹，前途實在太危險了！以前每逢星期假日，明月良宵，不在婉麗家談天，便在L酒店痛飲，四個人總輕易不曾分離過，以致L酒店的茶房說我們這四位先生可以稱爲四人團呢！現在都成了渺茫的夢痕，只在追憶中平添一些回味的留戀！筠仙和夢華，將來不知究竟怎樣？婉麗呢，始終好像不肯把真心捧出給我看；到底她蘊藏着什麼心思，也不敢武斷的去肯定。同學中雖還有景樹森，張培仁，計思遠，屠志和，幾個比較談得來的，感情也還不錯，只是他們太放浪了，性情上終不若與夢華處得合適，今後的歲月，將是如何的無聊乏味呢！他思慮着，他的心血漸漸凝靜了。但一剎間忽然想起夢華未走之前，曾送他一本小冊子，這予他這時將要毀滅的心靈不少溫暖和煦的活力。他無所猶疑的拉開抽斗，翻了一陣，在雜亂的書堆最下層，翻出一本黑皮

面的記事冊，於是他將坐橙拉近火爐，很甜靜又很興奮的翻開。

——據說這裏面有不少關於他在愛的樂園中生活的片斷，贈給我作永久的紀念。他回憶着夢華的話，他很神密的笑了。

用鋼筆寫的藍色橫排字，太小了也太稠密了，他又覺得很不耐煩了！但他仍然是在翻着，是在無標準希望的想探尋得有趣的一頁的翻着，下面便是被他探尋出而認為有趣的段：

#### (43) 創後的決心

這是我最愛的一次流血的第一次。父親的嚴厲，簡直使我絕望；母親們呢，雖然流着熱愛的淚在看守着我，但熱愛的淚，只是熱愛的淚，而於我的願望是絕對沒有絲毫的慰安的。她們只希望我回心轉意，不要再作怪了；在她們的觀察，這是絕不可能事，往往受父親的虐待！焦灼無主的情緒，使我有點左右為難了。

。父親是有無上的權威的，在父子之間的園地裏，是向來不曾踏進過公理和法律的足跡的。子女只有服從，思想，見解，言論，行動及其他一切一切，都只有服從，不服從更是家裏的逆子，社會的罪人，他既這

樣固執，我有什麼辦法呢？我簡直絕望了！

黃昏的時候，姑媽和姊姊叮囑我幾句話兒各自走了。據母親說，我的妻爲了這件事，很難爲情的，帶着女兒哭回娘家去了。說着，嘆了口氣，又繼續說她們已經說過千百次的關係她太可憐了的話；我倚在枕上，頭部被手帕紮得緊緊的。右眉的右角上，血管裏的血流在一陣一陣鼓蕩着作痛；母親的話一句句都聽得很清楚，但只是不在內心裏存留一點印象。我不起反駁的念頭，也沒有聽從的心理。我只恍恍惚惚的覺得和篤仙的距離間，好像有一條險濤駭浪的寬闊的河流；又好像有一座虎嘯狼吟的深黑的森林；我們只能互相的悵惘着，互相的呼號着；看不見一個木筏兒在這寬闊的河裏，一條窄蹊徑在這深黑的林中；漸漸的我們要溶化了，溶化成一陣狂風，溶化成一灘血水，在這亘古無人蹤的地方，永遠的永遠的留下一些慘痛的痕跡！我只這樣恍恍惚惚的，但同時對於母親的說話，也一句句都聽得很清楚的。

晚上，嫂嫂們走來勸我吃了一碗稀粥之後，又談起我不願聽的規勸話。我翻過身去，臉向裏面，直到九點鐘時，她們聽我沒有聲響，以爲我是入夢了，便

陸續的退出去了。母親小心的將頭向我頸下塞塞，又將帳門放下，燈焰擰得小小的，輕輕帶上房門，走出去了。唉！這偉大的母愛啊！在矛盾的環境中，便不救能拯救她的赤子，

——她，——我的妻，可憐！是的，她很可憐！但是，怪我麼？爲什麼硬生生要埋葬我的青春作抵償？人類竟這樣崇拜着沒有理性的理由，既憐憫着一個，又拚死拚活的強迫着另一個，這是什麼倫理呢？對於可憐的人，只有應當設法恢復他的固有而被剝奪的幸福，得能使社會上的可憐者的數量減少，便應當盡力使之減少；不能說有一個人因某一種關係，造成了某一種慘痛的環境，便要勒逼着另外一個也跳進這種環境裏去，陪伴着前一個未嘗受這悲愁，這哀苦，這不是抬着活潑潑的人去陪死人的葬麼？如果她落水淹死了，這也是很可憐的，難道我就該投河自溺？如果她失慎被燒了，這也是很可憐的，難道我就該點火自焚？這是太野蠻的規律吧？太慘忍的人道主義吧？但是人類這樣的崇拜着沒有理性的理由，硬要固執這酷虐的陪葬制度作爲他們的對於可憐者的同情！我這樣想着，我勇敢極了，我決定要繼續着作愛的努力者。

——但是我破壞了她的處女的聖潔了呢！肉體的蹂躪，是莫大的罪惡喲！並且……該死！……唉！又有了結晶品，她的確被我殘害了！我的確是太慘忍了！過去的一切，全是自私自利的病狂，個人主義的暴戾！我沒有談愛的權利，我是愛神的叛徒！我只應當跪在她——我的妻的心靈的座前，聽候她的裁判啊！我這樣想着，我慚愧得要痛哭了；我預備捧出這顆污穢的心向她懺悔！

——不，這樣說是錯誤的；訂婚時我是個什麼不知的孩子，那裏會曉得婚姻的義意而加以反抗；結婚時我是個理智尚幼，血氣剛盛的少年，那裏知道去抑制性的衝動和要求？在這種狀態下的結合，是可以不負責的；因為完全受了外界的迷惑。那麼我有什麼罪惡呢？我的罪惡，是由於環境的誘姦造成的呀！是的，……誘姦！……的確我是處在誘姦的被動地位的，我有什麼責任？我沒有什麼責任可負！我這樣想着，不但恢復了勇敢，並且非常的興奮和反悔；興奮着我要作偉大的愛的努力者；反悔着不該那樣不合理的自責，幾乎使自己作了愛的戰綫上的懦弱可羞恥的逃卒！同時又毫無畏縮的在準備着、——準備着接

受第二次第三次……的流血！……

他正看到夢華要作第二次第三次的流血時，計思遠和景樹森每人舉着一根尺多長的冰柱，說說笑笑的走了進來，猛然看見他一個人對着火爐在看書，愉快的微笑，引起他們兩的好奇心，疑惑他是在偷看「性史」。

「看的什麼？這樣高興！」計思遠故意的問時，景樹森却將冰柱放在書桌上，走上去就搶，他急忙裝進衣袋裏並且用手緊緊的握着，要求道：

「不要動手！無論如何是不能給你們看的！這是我個人絕對秘密的東西。」

「那一定是情書！」他們兩同聲說時，才消失了性史的疑念。

「如果是情書，我一定不對你們守秘密」。他依然誠懇的含有求恕的口氣。

他們兩雖不再追逼了，但也沒有走出去的意思；却將兩根冰柱，一節一節的敲斷了玩皮；他不敢得隴望蜀的再要求他們走開。他也理想到在圖書館，閱報室以及宿舍內，這時是不會沒有人在着的；他只得暫時忍耐着，心平氣靜的同他們一塊兒玩着冰柱。

直到晚上自修時間時，他才悄悄的跑回宿舍，宿舍內

是黑越越的，爲了熱烈的慾望着要探尋夢華戀愛生活的片斷，竟忘記電燈總門設在葉舍監的房內，向來在這時是不會扭開的。他只得到茶役室內，要了約三寸長短的半支洋燭，點在自己的床前，身子斜靠在枕頭上，將那本記事冊從衣袋裏抽出來，順手一翻，恰恰翻出最後的一節，他立刻被這一節的標題引誘住了。於是忘却一切似的，連第四十三節「創後的決心」的續看的情緒也冷滅了的注視下去：

(65)離別之夜

校園裏，精毅亭前的今晚，又給我一個永遠不能磨滅的印象啊！

冰冷的明月，凝靜的懸在寒霄，照臨着蕭蕭索索的園景，一切都將寂滅了！遠遠的一排宿舍的樓房，雖由窗幔中透出燈光和笑語聲，但浮蕩在這樣侵人的森嚴的冷的空中，只令人感着像一粒火星投入冰窖中，不惟領略不到絲毫的暖意，並且很萎靡很脆弱的立刻便死滅了。校栢的枯樹，殘破的花架，一切的憧憬，一切的輪括，彷彿荒山亂塚前幽靈的出沒，又彷彿一具具的骷髏在支撐着，寒星悄悄的隨着明月在閃爍，牠們是在譏笑人們的權威，究竟是虛僞的吧；你看



輕輕被明月吁出幾口冰氣便冷寂了，讓牠們來遊歷這一片清靜的宇宙。

我和筠仙，悄然的並立在精毅亭的曲廊上，倚着欄杆在納悶，在憂傷。爲了我們的計劃，她不等待舉行畢業典禮了。她要提前上C城去進行一切；明天是行期。唉！我有反抗一切的勇敢，離別又有使我斷腸的能力！而且愛河中是最多風波，愛路上是佈滿荊棘，只要輕輕的別了，那就誰也不敢肯定將來能必聚。我沒有方法能避免這離別的危險，我只有依依留戀的哭泣，捱延着這可怕的離別遲一刻到臨。

「你別這樣！這次的離別，至多不過一個月呀！我一面佈置妥當，一面便寫信給你，你接到信便動身去，帶一些輕便的用品，不要在家裏露出馬腳來。」她笑了；在笑的神氣裏，泛着淒然的情調。

「從此我們失去了故鄉，從此我們過着流浪的生活！」我含着兩眶眼淚，向她凝視，表示我內心的戰慄；但是我所願忌的，却完全不是爲了這個。

「今天你怎麼這樣奇怪」？她懷疑起來。

「別時容易見時難，筠仙！離別是多麼危險！」蘊蓄在滿胸膈的傷感，終於湧了出來。

「你別這樣想！」她將全身傾在我的肩上，並且落下淚來：「我是永遠愛你的！無論前途怎樣困難，只要我們有堅定的意志和不屈的精神，我相信終會得到勝利的。如果有什麼特殊的意外的威力逼得我們失望了，我甯可以……」

我全身的細胞，都緊張起來，我紊亂了，我沉醉了，我消失眼前的世界，我說不出話來，我也沒有話可說；我本能的，衝動的，夢魔的抱住她的身體；我熱烈的，悲痛的，癡迷的吻她白膩的頰，柔綿的脣；我又將自己的頰和脣，送到她的嘴邊。

漸漸的平靜了，又漸漸的清醒了；冰冷淒寂的週圍，彷彿飄浮着一縷縷溫柔的游絲。寒森森的明月，也好像露出含笑的情意。唉！牠是在譏誚我們癡愚呢？還是欣悅我們幸福？

忽然在從宿舍的樓窗中透出來的萎弱的笑語聲裏，飛起一陣清越激揚的笛聲，被這岑寂的夜的情調反襯着，我們意識到天空的星月都會聽得很清楚的。她將頭伏貼在我的胸前，我們領略着夜的神祕，愛的甜美，月的寒靜，笛音的清揚，我們是多麼迴腸蕩氣啊！忽然遠遠的又送來一縷歌聲，隨着將要低落的笛音

，凜凜切切的飛起，雖不知是誰在唱，但很清楚的聽見唱的歌詞：

莫作江上舟，  
莫作江上月；  
舟在人別離，  
月照人離別；

慕琦看到這裏，覺得身體輕飄飄的好像化成了笛音，化成了歌聲，又好像化成了寒霄上的明月，幽幽的照臨着校園裏精毅亭前在留戀惜別的夢華和筠仙。

——一九三〇，春，舊作；

一九三三，春，修改。——

## 白薇女士與黑色洋服

中國現代傑出的女劇作家白薇女士，雖然用『白』字來命名，却與黑色洋服有緣。無論在什麼時候碰到她，她總是穿着那麼一件黑色的外國大衣的。黑色是象徵悲哀的，由黑色洋服，我們便可以推想到白薇女士的爲人了。（西稔）

---

# 心

---

宋 錦 章

(一)

烏黑的天，烏黑的空，烏黑的地。

那是一個夜，因為夜神，已把整個的宇宙，散佈了黑  
衣的哨兵，

在這烏黑的宇宙中，吼着狂樣的風，聽！風呼呼的吼  
的那麼緊，這緊，緊吼着的風，又帶來了奇寒的氣候；使  
這烏黑的宇宙冰冷。在這時分：木，褪下了葉，草，枯萎  
了莖，一切呈着垂死的象景。

只有，只有依傍河濱，偎靠森林的黃土上成千成萬的

心，在跳躍陣陣。

風，吹打在森林，那森林捲起了萬馬奔騰的聲音，使空間轉成了那麼可驚，但心不怕，依然跳躍陣陣。

寒，侵襲了河濱，使那成年流着的河水凍凝，但凍凝不了那黃土上的心，那心，依然在跳躍陣陣。

突然，從那陰森森的樹林，閃出了一個妖媚的女人，有着烏油油的髮，紅噴噴的脣，還有迷人的笑靨，蠱惑的眼睛。紅地金花的緞袍，把她裹得很緊，前面是兩座渾圓的軀峯，後面是一具盤旋的肥臀，腰是那麼細，行幾步，似蛇兒過塘，娉婷嫋嫋，嫋嫋娉婷。

黃土上的心，瞥見了那女人，成千成萬的，都歡躍了，你看，一陣陣，一陣陣，而且搶先恐後的爭，亂紛紛，這個心，踐踏那個心，那個心，又去踐踏另一個心，有些給踏破了，黃土上，一灘灘的血印；有些躍近了女人，爬上那女人的身。有的溺在笑靨裏，有的擠進蠱惑的眼睛，也有些爬上軀峯，爬上肥臀。那女人，視野裏發現了一個個俘虜了的心，笑盈盈，滿意的走了；只見她的背影，娉婷嫋嫋，嫋嫋娉婷。

最後，完全消失了那妖媚的女人。

於是，心的跳躍，略微平靜。

只是一會兒吧，又從那陰森森的樹林，踱出了一位權勢的人，兩條獠牙，是那麼的長，附在高聳的權骨的臉皮，又是那麼青青，豬毛般的粗髮，一絲絲，倒豎着，耀着兇光的視球，圓睜睜，駭人，他是赤裸裸的，一絲不掛，毛叢叢，不知羞恥，所以不需要蔽體的衣衾，他的手，彷彿是顯微鏡下放大的鷹爪，能夠抓人，也會殺人，偶然，撲，洩了一個屁，也獲得了許多撲撲撲的回聲。

黃土上的心，瞥見了那權勢的人，成千成萬的，都歡躍了，你看，一陣陣，一陣陣，而且搶先恐後的爭，亂紛紛，這個心踐踏那顆心，那顆心，又去踐踏另一個心，有些給踏破了，黃土上，一灘灘的血印，有些躍近了那權勢的人，爬上那人的身。有的爬在獠牙上，有的伏進濃密密的毛叢，圓睜睜的視球，是心的歸程，殺人的鷹爪，也是心的歸程。那個權勢的人，視野裏發現了一個個浮虜了的心，笑盈盈，滿意的走了，只見他的背影，那毛叢叢，那皮青青。

最後，完全消失了那權勢的人。

於是，心的跳躍，略微平靜了，略微平靜。

隨後吧！從那陰森森的樹林，又搖擺出黃金，搖着鵝步，激鳴出感人的響聲，他有着黃色的髮，團圓的臉形，

閃光的嘴，睜細的眼睛，那披着金線織就的衣服的軀身，那麼龐大，龐大得旋轉不靈，手是那麼長，長到腳跟，腿是那麼短，短得祇是八寸，最多九寸，他閃着耀眼的金光，四圍孕成了黃澄澄的氣霧。

黃土上的心，瞥見了那黃金，成千成萬的，都歡躍了，你看，一陣陣，一陣陣，而且搶先恐後的爭，亂紛紛，這個心，踐踏那個心，那個心，又去踐踏另一個心，有些給踏破了，黃土上，一灘灘的血印，有些躍近了黃金，爬上那黃金的身。有的爬進閃光的嘴，也有閃入睜細的眼睛，有的僅迷失在黃澄澄的氣霧裏，也有些在黃金的手上腿上，爬走兢兢。那黃金，視野裏發現了一個個俘虜了的心，笑盈盈，滿意的走了，只見他的背影，黃澄澄，黃澄澄。

於是，心的跳躍，又略微平靜。

## (二)

妖媚的女人去了，權勢的人去了，而且去了黃金；但心，依然跳躍陣陣，在希冀女人權勢和黃金的復臨。

這時分，風吼得更緊，陰森森的樹林，發出聲音，琤琮，琤琮。

「女人權勢黃金復臨了」，都想着，那成千成萬的心。

心，因之，也更跳躍欣欣。

那樹林，一霎間，冒出煙霧一陣，熱騰騰，白騰騰，接着，是一夥一夥的百姓，有些肩着鋤頭，有些拿着斧金，皮膚都是醬色的，衣服呢，雖是陳舊也很潔整，聽說，那些便是晝夜辛勤，為改造世界，創造歷史的人。

百姓，去了一夥，又來一陣。

但黃土的心呢，漸漸的靜止了，至於永恆的甯靜。

百姓，很奇異的賞鑑這成千成萬的心。

但心呢，甯靜，甯靜，甯靜。

——這些心，永久這樣甯靜吧，見了我們百姓。

——死了的心，要牠作甚？

於是，斧和鋤的聲音雜陳。

於是，破了那成千成萬的心。

於是，黃土上全是血印。

那些血印，在空中反映，血紅的光，在空中凝成。

風，依然吼得很緊。

把紅光向東南吹去，呵，東南的邊境，因此，紅了一角天，百姓是多麼歡欣：

——「看，看，紅光聚凝了，紅光聚凝。」

紅光終於聚凝成血紅的腳盆。

——那血紅的腳盆，是太陽！是太陽！喊着的，是百



姓。

——天明了，天明，又是百姓的聲音。

看，看，天是青青。

看，看，宇宙的一切，都已通明。

風靜止了，氣候也陡然暖溫，河水解了凍，森林上也送出了百鳥的歌鳴。

這是光明的世界，也是世界的光明。

這時分，黃土上，狂歌狂舞的，是百姓。

## 報日州徽

徽州日報，專載徽州六縣。安徽省府及國內外新聞。而消息敏捷，言論公正，尤為一般讀者所公認，誠徽州內外人士不可不閱之報紙也。

定價  
每月五角  
半年二元六角  
全年五元

溪屯徽安 址館

小 品
-----

## 回 憶 的 滋 味

須白石

爲了一件不快心意的原故離開了南京，來到這嘈雜的上海。上海的生活熱辣辣地焦灼得難過，一天到晚只看見煙突冒着烏黑的煙，各種的車子飛騰着令人窒息的灰塵，紅的綠的顏色強烈地刺進眼簾，千萬種的人類奔馳着擁擠着。至於耳朵，那更忙了，狂暴的汽車的吼聲，無線電留聲機在店門口張大了喉嚨喊，走過這家，那家也是，熱鬧的在馬路上不斷地連續着。男人的咒罵，女人的尖笑，雖

然是各個各個在咒罵，在尖笑，匯合起來却成了巨響。呵呵我這清靜慣的鄉下人真有點過不下去了，但願我變成雙子吧！

這惡劣的景象嚇得我不敢踏出門去，似乎一出去就會碰到危險似的。沒有辦法，便只能縮在屋裏空想，由於目前對這嘈雜的感喟，便自然而然的想起了南京。呵南京我的舊遊，我的母親。住着的時候不覺得，現在離開了你才想起你的好處。你真是一個完美的處子，你具着一個聖潔的身體。你沒有粗暴，沒有庸俗，沒有愚笨，也沒有尖鑽。你是一個聖潔的典型，雖然有許多做官的蛆蟲在你身上爬但它們沒有能夠掩掉了你聖潔的光輝。你的氣息是清涼的，平勻的；你的顏面是柔嫩的，微量的；那紫金山是你的鼻子，上面有一個白塔，那是你給與在長江的濁流裏翻騰着的人們的真理的準的，玄武湖，是你的愛嘴，那永久蕩着的微笑，不知陶醉了多多少少的人們。秦淮河同莫愁湖可比作你的眼，一隻傳出了無限歡樂的愛情，一隻却傳出了無可控訴的哀愁；你的兩個乳頭，是中央大學的禮堂和司法院的屋頂，前者是肉感而又帶抑鬱的紫銅色，後者在陽光裏耀成一個明亮的金墳。呵，神奇！你醉後的顏面是棲霞山的楓林，你沉靜的談吐是鷄鳴寺的晚鐘。明太祖

墳後的樹林可算你蓬勃的髮，憂鬱的時候，你常在那裏湧着迷迷的霧……。

呵，南京，你真是個青春的處女，誰說你是個官樣的國都呵？

在你的懷抱下生活着人真是幸福呵，沒有一刻不領受你無盡的惠賜！

但是我現在來這污濁的上海了！在這濁流裏能找到同你相像的聖潔？呵，一絲也沒有呵。我現在深深地對你懷念着，南京！我一絲一紋都能從記憶裏拉出來，把你的惠賜，細細地咀嚼着，却仍感到無窮的滋味；回憶是甜密的，但也帶着酸澀的味道，因為現實不允許我永久做着夢；但這是沒辦法的事，誰還顧他？

白日的夢呵！

## 本刊第三十期目錄

### 論 文

- 文學與道德……………趙景深(二三)  
 俄國文學史的片段……………張資平(五三)

### 散 文

- 悵惘裏……………王開璞(一一一)

### 文 藝 隨 筆

- 杜斯退夫思基向爸爸討錢……………(一四)  
 托爾斯泰的「青春之野」……………(五六)

- 沈從文的寫作態度……………(七九)  
 菊池寬的戀愛觀……………(九七)  
 鍾敬文怕進理髮店……………(一〇一)  
 曾今可的頭銜……………(一二〇)

### 書 評

- 田野的風……………波 的(九九)

### 文 化 通 訊

- 南昌文藝界近況……………饒絃平(一二一)  
 續杭州文藝界續訊……………王西彥(一二七)  
 甯波文藝界近訊……………史濟行(一三二)

### 小 說

- 一對年輕的男女……………鄭影子(一)  
 緋思……………盛煥明(一五)  
 大愚哥哥……………王西彥(三一)  
 血淋淋的臉……………宋錦章(三七)  
 戀着的愛……………白 芷(五七)  
 悽惶……………程景頤(六三)  
 她……………盧葆華(八一)  
 田間……………郭冰岩(八七)

### 詩 歌

- 沈鬱……………侯汝華(一〇三)  
 夢水的中央……………侯汝華(一〇四)  
 殘象之行……………李夾人(一〇五)  
 悼……………林 野(一〇七)  
 失望了……………戴明曦(一〇七)  
 一顆心……………李夾人(一〇九)

---

## 詩 歌

---

起來吧！熱血奔流的青年！ 孟 英

起來吧！熱血奔流着的青年！  
野火已燒到我們的肢體頭巔；  
身外已罩滿一層一層瀰漫的毒焰——  
國家的命脈將斷，祇餘一線！

起來吧！熱血奔流着的青年！  
殺敵——報仇——浴血——洗恥莫要胆寒：  
勇敢的身軀和敵人肉搏，爭戰，  
奔流着熱血將敵人澆滅！

起來吧！熱血奔流着的青年！  
替國殺敵身死的英雄就是我們的模範；  
來呀！踏着這血跡未乾的戰場——幹！幹！  
和敵人拚死在槍林彈雨的陣前！

起來吧！熱血奔流着的青年！  
喊起我們的口號：『戰，戰！』  
認定了方向——前進——向進！  
直到和敵人打在一起，殺成血紅的一片！

## 四個速寫

須白石

### 一 春的早晨

河面上爲朝陽蒸騰出暖綿綿的氛氣……  
素衣的少年寡婦提着碗籃走向水邊  
她輕輕扳着眼屎 髮蓬亂——  
那樣闌珊 那樣踟躕……  
接着捷捷的砧聲起來——  
老楊樹上晒太陽的龜受了驚  
匆惶而遲蠢的滾下 噉  
梅花雀輕舒歌喉唱出第一聲  
水波爲砧棒擊碎夜間的甯靜  
綴出了節奏的漣漪 動蕩

和煦的朝陽呵 昨夜的夢

### 二 夏的晌午

疏林裏傳來疏落的鐘聲 慵懶  
貓的欠伸  
樹蔭下踱着 狗  
垂長的舌尖掛着涎水  
滴下了 滴下了  
蟬子底噪音在閃爍的陽光裏流洗  
一陣陣喘息  
一陣陣寂靜的波浪

懶哪 蒼蠅一動不動的凝停在玻窗。

### 三 秋 的 傍 晚

雁的黑的羽毛  
爲晚霞閃得微紅  
在稀薄的空氣裏  
這信用的旅行者 唱出了  
流浪者底 茫然的哀怨  
那樣靜 黑 包孕着一團憂愁的  
深林裏 滿織着蝙蝠的翅膀  
——夜的翅膀呵 趕着農人  
搨起照耀着寒氣的鐵耙



唱~~~~靜靜的唱着歸去

好吝嗇 夕陽

連最後一絲微笑也收去了。

#### 四 冬的深夜

隔窗的笑聲

劃破雪網飛逝

酒星掛在老伯伯的鬍子

妹靜靜的縫衣

不時搓一搓手

『好冷呵』阿根渾身雪衝進門來  
爐火輕輕的回答，『烘！烘！』

#### 乞

戴明曦

是一個陰沉的雨天，  
是在這雨天的傍晚，  
我不知已走了幾許路程，  
只覺得已有些兒疲倦。  
我是不能再前行了，

慢慢地走向一家旅店。

『先生，可憐我呀！  
可憐我這六歲的娃娃！』  
這悽切的呼聲，  
使我不能不回顧一下：  
呵，那旅店的門側，  
立着一個孩子，一個媽媽。

我不自主地佇立在旅店的門前，  
她向我訴起了自身的悲酸：  
『先生！我們本是這縣裏的人，  
離城不遠便是我們的家園。  
一共本不只我兩個喲！  
還有我的丈夫，我的長男。  
他們都是守着本分，  
只知道勤苦地耕耘。  
雖沒有甚麼積蓄，  
也還能養活我們。  
只說一家能長久地團聚，

哪知禍事偏無端地降臨！

你是由成都來吧，先生？  
想你總聽說過這回戰事的情形；  
也或者你會留戰地，  
飽受過許多的虛驚。  
先生，可憐他父子兩個嚟！  
兩月前竟遭了不幸：  
一天我的丈夫爲了賣菜進城，  
到晚我們也未見他的形影，  
大家都沒頭沒腦地猜着，  
猜着儘等，儘等，儘等，……  
後天才得了個不好的消息，  
說是他已被拉入了軍營！

不久哪，軍人又來到我們鄉裏，  
車上還帶着雪亮亮的兵器。  
猛虎般撞進了我的茅屋，  
毒心呀，又把我的長兒拉去！  
後來聽說我的丈夫已經死了，

如今我還沒得着長兒的消息！

唉！先生！我好苦的命呀！

無依地度着這乞憐的生涯。

先生！可憐我們呀！

請丟給幾個錢吧！

她說罷時，我已找出幾個銅板；

可是，我終無法能安慰着她！

于四川璧山

## 入市

敖偉愚

——兒時弟兄姊妹同處，活潑天真，渾不識愁苦，大哥小哥之呼聲終日不絕，自仲弟夭亡，兩弟外出，大妹適人，季妹入學，大哥之呼聲，幾成廢聲，恆數月不可聞，今午入市，剛出門，妹情急呼我：大哥何往？此大哥二字清脆盈耳，頓如兒時諸弟之呼也。是於舊恨新愁，一時湧上心頭，因成此詩，寄示弟妹。——

兒時：大哥，小哥……

……大哥小哥的呼聲曬耳根；

我們：入市一羣，歸家一羣，沿途的議論風生，

何等的天真，何等的榮幸！

而今：小哥的呼聲沒了，大哥的呼聲少了，  
我……入市一人，歸家一人，  
惟憑那默默的思潮，消此沿途的光景，  
是……如此的淒清，……如此的孤伶！  
弟妹呵！挽不能的青春，喚不醒的死人……！  
(——註小哥即二哥，——)

### 良心與懺悔

P. L. Dunbar 原作  
侯汝華譯

我對良心說了  
「別矣，永別矣。」  
我便匆促地和他撒手，  
把臉兒掉轉過去；  
良心酸痛地受了刺激，  
自是不復來歸。

這一次他却來了，  
當我的心靈不安定時。  
我哭着：「良心呀！來歸！  
我渴望着和你相會。」  
良心却哭道：「不能；

懺悔在據坐我的席位。』

此詩譯自上海開明書店出版之吳頌：譯註英文短詩選二五頁

## 月 子

李夾人

月子射下了安慰的銀箭  
像慈母的繡針在縫補着長恨  
這一個殘缺的心的破碎  
像一顆蜂巢滿佈上孔眼

世界已有了惺忪的睡意  
小樹喘息在夜的靜默裏  
北風帶來了一個無聊的消息  
可是轉眼日子都已沉西

1932.10.23.江西。

## 等 待

甯 速

爲了 求你的 歡樂  
我是 補棄在 世界的 一角  
在那裏 我只能 暗暗地 泣哭  
但是 我等着 等着 等着

等着那 鐵樹 開了花 白楊的皮 剝落  
那時 他們說 你會 沒進 我的懷裏 痛哭

一九三一，十二，十八日於北平

### 介紹：『藝術工人』鄭影子著

本書內容包含八個短篇小說，是作者一九三一年中所作，描寫一個窮苦的青年，在學畫時苦悶的新片，對於描寫之技能如何，要請讀者自己來批判，如讀過鄭君所著之黑白集文畫集者，當可知道其描寫手腕，亦毋庸多說了。

北平大東文藝社出版

## 文 化 通 訊

### 寧波文藝界續訊

史濟行

錦章先生：

留滬將有一月，因而對你的信遲覆了。

你的來信，要我寫些東西，我是很願意的。但我雖想寫而寫不出來，原因是：沒有材料。這大約因為我底近幾年生活太平凡的緣故，就是把牠勉強寫起來，也不過一些老調子，有什麼意味？徒佔橄欖珍貴的篇幅。所以我幾次要動筆而終於放下了。

這裏，還不如再來告知你一些甯波文藝界的近狀，或



亦留心文藝情況者所樂聞吧！

第一要提起的就是民國日報，該報自上月起編輯已全批換了人，副刊也由「青白紅」而更名爲「中庸」了，文字體裁完全摹仿滬上出版的「論語」，編者聽說暫由社長吳一飛兼，今錄其名曰中庸之道的一則徵文啓如下：『不唱高調之爲中，不談花月之爲庸；中庸者，甯波民國日報之報股也。股上文字，不拘體裁性質，辣者固妙，酸也何妨！上自嘔血，下至洩氣，但求精短，切忌牢騷。一經登股，銀報兩酬。……(下略)』此外，該報在地方新聞版中，又載有一長篇小說「未亡人」，作者乃署名易鷹，體裁似乎爲書函體。

次則要說的是「出路」半月刊，該刊決于本月底出版，乃烏一蜚莊平青二人所編，撰稿者聞有周作人戴季陶等，內容文字大約也近于「論語」吧！

第三要提到我編的「甯波文藝」了，我本來打算在上月中旬出版，後因集稿不齊，未能付印，致一再延擱。近則我感到「甯波文藝」四字太狹義，已更改名稱爲「文藝月報」了，如果沒有意外阻止，下月一定把牠弄成出版。不過，聽說杭地王西彥君，也將辦「文藝月報」，這不是成爲雙包案嗎？現在，所以我很希望 先生替我介紹王西

彥君做一個朋友，這個月報大家合起來幹，那是比較有力量，出版地點在杭州也可以，但不知王君的意見是怎樣？

除上述的種種外，尚有丘孔畏編的「救國月刊」，已出二期，內亦有許多文藝作品。王玄冰編的「雜貨店」（甯波商報副刊。）近日正在登載佛歡陶醉二人作的佛歡情書集。烏一蜨編的「珊瑚網」，雖亦間有文藝作品，惜多為紅綠文字。（珊瑚網乃甯波時事公報附刊。）且聞不久更有「甯波大晚報」出現，其副刊亦為新文藝園地云。

至於作家方面，則很寥寥，然不妨略言一二。前甯波文學會中堅份子李遠鑑：（作有「虹彩的夢」小說集，自印出版。）依然患病臥在北門仁澤醫院。印有詩集叫做「火柴」的施牧子，現任職於當地縣教育局。由滬來甬之林林，（林為南國社人物，長於畫，且擅劇，曾著有獨輪車劇本，頗得魯迅贊賞。）除任鄉間教職外，絕少作品在報上發表。

## 廣州文藝界

李文尹

錦章兄：

橄欖月刊新年號和二十九期都已收到了。囑我再寫文壇消息，我很慚愧，因為我老是不動筆寫給你呢。

廣州的文藝界之蹈於風雨巨濤中，已經有二個多月了。當然，處於這個黑沉的時代底廣州文壇是掙不脫那冷淡的景象！在1932年末的廣州文壇上是活動得很熱鬧，一般的青年底思潮都興奮地穿着光明的衣裳預備向着戰場上前進的時代，便降臨了可怕的壓制了。如“新文藝評論”等等的新刊物都給巨魔的勢力吃吞了。舊的如一般藝術等的刊物也不能出版。這本是任何一個地方都有的現象。但是，現在廣州的文藝界特別地受了當局的摧殘呀！

現在當局是嚴格地審查刊物，發表出版法，無論任何的什誌，都須繳納一千元的保證金(?)才可出版。其實，這簡直不許人民言論自由，而且永遠禁封人民的口。試想，誰有保證金呢？所以，許多的刊物，如“廣州文藝”“綠天”“一般文化”等等刊物都在停頓中。

關於新的刊物出版。如“天王星”月刊，內容雖幼稚，但思想正確，現已出版兩期了。還有“南音”，却是沒有什麼進步的刊物。

“東方文藝”是黃詔年主編的，當然，他是拉了許多有名的作家(?)的稿件，但思想不好，內容也蹈於平凡。讀者亦不甚滿意。

最近的活動方面，有厲厂樵主編的“縱橫半月刊”和

“廣州俱樂部週刊”，等在付印中。

此外，還有幾個小刊物：羅曉魂主編的“詩與劇半月刊”，文藝展覽社的“文藝展覽半月刊”，和“藝術新聞”，等刊物都有可觀。

戲劇方面則有“元旦戲劇比賽”，「一二八」反帝劇比賽，還有各校的抗日劇表演，也喧鬧一時，但，現在依然地冷靜。

在這巨浪風雨中的廣州文壇，表面上吃盡摧殘的時候，却還有着更強烈的興奮的情緒存在，這可以說：“廣州的文壇終有一天是偉美的爆發！！”，

最後，祝你努力！

弟文尹上。 1933.2.24日廣州。

## 杜思退夫斯基寫文章的方法

杜思退夫斯基寫文章，全靠他的一冊小筆記簿子。他把小冊子無時無刻帶在自己身邊，有一點意思，便捉住寫小冊子上。然後再把他們湊合而成一大部的魄力極偉大的著作。他的有名的短篇“*The Begger Boy At Christ's Christmas Tree*”便是筆記之一。他在那個短篇的前面這樣寫着，我是一個小說家而且我相信我可以寫成這個故事。當我說我相信時，我已經開始於在寫這個故事了(西稔)

國難中國之唯一讀物  
鐵血週刊

張佐華主編，中國鐵血社發行

第二卷大革新

本刊出版已二十六期，承蒙同志之愛護，銷路飛增，為答謝同志愛護之雅意，特自第二卷起內容大革新，材料力求充實，除原有評論東北與日本軍事文藝讀者園地等欄外，更增刊校園，時代婦女，通信，一週大事記，及鐵血畫報等欄，定價依舊，愛國同志快來定閱。

第一卷第二十六期目錄如下

評論	高射砲救國論	張佐華
別速派援軍助戰	碧露	
別忘了孫殿英	碧露	
天津通信	笑岩	
意大利的法西斯與國際關係	笑岩	
從南京說到蒙古(下)	般此公	
東北的蹄痕	張佐華	
日本與東北的農村問題	小思譯	
軍事	歐戰後的砲兵	潘生譯
怎樣避毒氣	唐燾源	
航空的救國的我見	園丁	
我的話	園丁	
校園	我的話	園丁
教室內的談片	姚賀儒女士	
哥從軍後	更雅	
哥從軍後	更雅	
北寧路上(二續)	劉雅言譯	
特載	二十二年度中國鐵血社社章	劉雅言譯
中國鐵血社長途隊宣言，告民衆書	簡章，工作細規。	劉雅言譯

社址：北平

## 文壇情報

力 昂 等

### — 國 外 之 部 —

#### (一) 日本普羅作家小林多喜二暴死

在日本改造雜誌三月號發表『地區的人們』之日本普羅作家小林多喜二，突於二月二十暴死於獄，日本官方發表為暴病而死，但輿論皆認為被日警擊斃，殊為殘酷，小林出身微賤，初在「新興文學」投稿，知者甚少，後在文藝戰線發表一劇本『女囚』，又在「創作月刊」發表「瀧子」，描寫賣淫婦的生活。名大噪，後又在戰旗發表『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大為藏原惟人（日本普羅文學理

論家)所賞識。遂成爲日本普羅作家之第一人。半年後，又發表『蟹工船』，此係集團生活的描寫。其後又發表『不在地主』，『工廠細胞』，等。小林遂獲得世界普羅作家之名。小林曾在銀行界服務，面白，一少年文學作家的典型，體格貧弱，自被害身死，日本文學界均極痛惜。

### (二) 地區的人們出版

日本作家小林多喜二遺作「地區的人們」，最近在改造社出版，此係短篇小說集，內包含「地區的人們」「沼尻村」「安子」(即新女性)「母親們」「獨房」，五篇。

### (三) 蕭伯納在日本論恩格爾列甯

蕭伯納最近在日本發表一極短文字，題名爲『恩格爾與列甯』，首論恩格爾與馬克斯合草共黨宣言，及出版資本論等，後又談及蕭氏創立費邊社情形，約千餘字，由森田草平譯出登載改造四月號卷首。

### (四) 羅易陵被捕後已出獄

德國著名革命作家路易陵，Ludwing Renn作品有「戰爭」「戰後」等，(均有中譯本)近以危害國家罪被德政府逮捕，經各國各文化團體之抗議，已恢復自由云。

### (五) 蘇俄教授發現巴爾塞克情書

法國著名小家巴爾塞克，Balzca 的情書。忽被蘇

俄教授巴齊列維奇在烏克蘭發現。這情書還未經別人發現過，頗有歷史上之價值。這些書信中除巴氏與他的妻的情書外，還有沙王的憲兵隊長和都督關於巴氏在俄舉行婚禮問題來往的信。

### (六) 法國之多產小說家

法國之多產小說家辛孟 昂Simonon近有人稱之為法國的E. Wallaca，他今年才三十歲，已寫了二百七十餘部小說。生平在游艇上過活，每日五時半起身，寫作一小時，他的小說中的『英雄督察長馬格列特』，在法國很有名威，認為法國的福爾摩斯。最近孟氏抵英遊歷，大約不久即有新作產生。

### (七) 布克夫人又將來華

以寫中國故事而得大名之美國女作家布克夫人，現正在美國。近聞日軍進攻中國熱河消息，極為不平，近對美國新聞記者表示，伊最近擬返平一行，親察日軍暴行真像，以便着手寫一實事小說，喚起世人對中國之同情。

### (八) 高爾基擬編蘇俄工業史

蘇俄大文豪高爾基，現提出一種新計劃，擬編印蘇聯大工廠及工業歷史，此項重大工作，現正由蘇聯許多著名人物着手準備，此書冊數甚多，印成後，將表示蘇聯工業



活躍情形。

### (九) 高爾斯華綏臨死寫作

獲得去年諾貝爾文學獎金之英國文豪高爾斯華綏，未死前，曾完成其近作三部曲小說，此書長約十餘萬言。又自高氏死後，英人在倫敦威士敏士達寺舉行盛大之追悼會，首相麥克唐納亦參加云。

### (十) 莫斯科舉行東方藝術展覽會

莫斯科近舉行一「東方藝術展覽會」，內有十一世紀至二十世紀之中國與日本藝術，十三世紀至廿世紀之波斯土耳其藝術。會中有一特別陳列室，專陳列東方各國之革命藝術。

## — 國 內 之 部 —

### 1. 南京文藝界組織抗日同盟

南京文藝界，狃於「文人相輕」之積習，素不團結，一片散沙。自熱河失後，激於義憤，乃有抗日同盟之組織，發起者爲王平陵，黃其起，何迺黃，左漱心，段夢暉，程景頤，曹劍萍，宋錦章等，聞已切實籌備，將於本月二日在市黨部舉行大會，討論一切。深望該同盟能以文藝力量喚起人民一致抗日，並望該界同人，從此團結，共同致

力於文藝之研究，務使南京文藝界勃勃有生氣。

## 2. 流露社定期公演

南京流露社，最近着力整頓，除流露月刊已於上月出版革新號有長足進步外，該社社員中愛好戲劇者又有公演之準備，其公演劇本，已載上期本刊，至公演日期，聞已定本月十五六日。

## 3. 小說月刊將停刊

杭州「小說月刊」與「文壇新聞」，均將停刊，「黃鐘文學週刊」現已改為半月刊，內容較前豐富。

## 4. 海上的左翼刊物

海上左翼刊物，近有楊騷等辦之「新詩歌」旬刊，又有一種「三日評論」係政治經濟評論而兼文藝的單葉刊，此外有「石榴」「新墨」；及談藝術的「戈壁」「無名文藝」「藝術」等，故左翼，在海上仍極活動。

## 5. 高郵的文藝團體

高郵文藝團體，前有海棠社青果社及明日高郵週刊社等，然俱曇華一現，毫無成績。最近縣黨部民國日報同人，組織旭日社，發行周刊；許綺禪等又組織春華文藝社發行半月刊。文壇又略有生氣。

## 6. 天津文壇漸呈活躍

冷落的天津文壇，已漸漸地活躍起來了！「森林」月刊現已出到第二期，「文藝十日」也已經出了三期；前者雖多是一些沒有力量的作品，但很有前進的精神，後者是以站在客觀的立場上以批評文藝為任務的，內容很值一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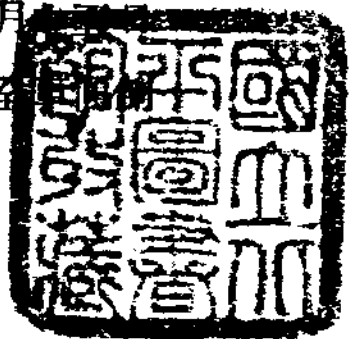
未來的刊物除「北國文學週報」及「精華」月刊外，尚有「飛流月刊」創刊號將於四月一日出版。聞「飛流月刊」為天津努力於新文學的青年們所創辦，內容頗為充實。由此看來，天津文壇是充滿了一團新氣象，已由沉寂中漸漸的活躍起來。（孟英）

## 7. 女作家的病

女作家白薇，本學期在文化中學教書，近因患病，已停止教書，創作亦已停止；冰瑩現在福建之廈門漳州等處遊歷並養病，據知者云，冰瑩，係與丈夫顧鳳城發生口角之病，顧近因單身隻影，顧影自憐，特在時事新報青光發表「憶冰姊」一文云。

## 8. 田漢入影界又不利

改名陳瑜充當聯華公司顧問兼充導演之田漢氏，最近生活寬裕，一般人羨之，詎知田氏命途多舛，上月偕同演員乘汽車往吳淞攝戲，途經鄭家木橋時，至，田氏受傷，送仁濟醫院醫治云。



## 本刊投稿簡則

- 一、本刊對於有關文藝之文字，如，小說，論文，詩歌，戲劇，隨筆，文壇消息，文化通訊，批評介紹等，如承投寄，均所歡迎。
- 二、投寄稿件，如係翻譯，請將原本同時寄下。
- 三、稿末請註明姓名，及通訊處，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 四、投寄文稿，本刊有權刪改，不願刪改者，請預先聲明。
- 五、投寄稿件揭載後，酌酬本刊與現金。
- 六、來稿如不刊登，附有郵費者，當即退還。
- 七、稿件請逕寄本刊編輯部。

—— 橄欖月刊第三十一期 ——  
一九三三年四月五日出版 ——

本刊  
禁止  
轉載  
翻印

編輯者 綫路社  
發行者 綫路社

南京太平路

南京宗老爺巷四號

印刷者 國民印務公司

電話二二二六三號

定價

零售：每册一角五分。  
預定：全年十二册，一元二角五分。  
半年六册，七角，國內郵費在內，國外另加郵費，半年九角，全年一元八角。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 本 刊 代 售 處

南京：花牌樓，良友，中央，金陵，大  
中，中南，羣衆，新京，國民等  
書局  
上海：現代，光華，新中國，上海等書  
局  
廣州：共和，現代，華南等書局，圖書  
消費合作社，中國書報代辦所  
香港：啓新書局  
汕頭：現代，世界書局  
梅縣：中華書局  
興甯：啓新書局  
杭州：開明，文藝，武林等書局，集益  
合作社  
南通：三友書局  
漢口：新時代書店  
天津：天津，精華書局  
北平：新光書局  
泰安：順興派報社  
濟南：中山書局  
西安：西安派報社

開封：秋水書店，統一，共和等派報社  
南昌：江西書店  
成都：北新書局，普益文化部  
重慶：北新書局  
鄧都：平都書局  
雲南：文化，東方書局  
蕪湖：蕪湖書店，科學圖書社  
高郵：新民，新新書報社，民光書局  
濟源：新民書藥社，民智派報社  
鎮江：東華書局  
徐州：普育書局  
廈門：新民書局  
武昌：太平洋書局  
安慶：景文書局  
福州：大西山房書紙儀器館  
徽州：徽州日報館  
九江：中華書局  
荷澤：荷澤書報代辦介紹部  
瓊州：百科公司書報部  
山西：麗麗合作社